5563.8
8012.1

雪齋集

附晩遯遺稿

疏啓
書
記
祭文
行狀
詩
附錄

36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雪齋集序

雪齋觀察使金公諱礪蓋當　景宗代理　英祖策儲之後賢邪迭進危疑艱虞之會而其立朝風節正色直言光明俊偉折凶邪之論辨忠賢之誣困殛湖嶺萬死一節而平生尊　君庇民之大致無愧古人而爲一代名臣也嗚呼公與建　儲四忠同其禍敗而愛公者遂菴芝村丹巖陶菴諸賢也若洪萬遇郭萬績等固公之所深惡而痛斥者至於光恒輝耉鏡虎之流又皆惡公之甚而欲其死者也雖黨習蔽錮蠹蝕良心利害膠葛瞎人眼目而莫知眞是非之所在然雨罷庭空水落石出之日有千古隻眼者起尙論當世類聚群分而確定其義則忠逆邪正之判昭如日星矣旨哉歐陽子之詩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噫公以聰明絕倫之資優於文辭正直光明之論淸遠警絕之韻出於憂國憂民不能自已之誠者皆可誦而傳之也顧謙冲未嘗自多世久又頗散失公仍孫永植氏蓋嘗

東243816

欲哀稡而剞劂之附以晚遯遺稿而力莫能及遺命後人晚遯公公之胤諱樂曾官補闕嘗以太學生抗疏訟尹正愍志述寃死於凶黨痛斥凶黨追尊私親之悖論其繼家聲之風節不亦壯乎哉今學烈學周二子遵遺命而克成之學烈之子世基徧考之國史搜諸人家多所収拾又附錄諸家文字俾永其傳余感公後三世爲先之誠猥不辭玄晏之役而擧公父子直節正義風勵夫世之不直不義者云丙子歲中秋日首陽吳震泳謹書

雪齋集目錄

疏啓
辭司憲府持平疏略
辭正言兼陳所懷疏
同諸僚請鉤覈逆獄保護　東宮疏略 四
解配後拜執義謝恩疏略
水原府使時請停捧糴疏略
府啓
賓廳會議入侍時啓
書
上季父
答徐谷城

答從弟重汝 碇
寄家兒
記
拱北樓重修記
祭文
祭季父文
行狀
先考家狀
詩
四大臣後命後感吟一絕
移配河東時呈芝村李公 喜朝 西遷之行
奉別魚持平 有龍

別舍人
附錄
家狀
墓碣
墓表
挽詞十四

雪齋集目錄

疏啓

辭司憲府持平疏略 丙申

方今朝象潰裂而紀綱頽墜八路大無而民命近止必得剛方識務之人置諸言路使之激揚淸濁條陳利害庶可以救得其一分豈容使如臣疲劣者濫竽於其間徒行呼唱謄傳故紙而已哉云云

辭正言兼陳所懷疏 丁酉十二月十三日

伏以臣之情勢决難冒出陳章乞免未蒙矜許鎭日尋章見阻喉司進退路窮輾轉迄今而且臣素患胃脘之病入寒輒發胸脇牽疼食飮頓却雖微難安之情只此病狀斷無供仕之望伏乞 邸下俯諒臣情病之難彊速賜鐫䘖無至公私之兩妨不勝幸甚臣於乞解之書不宜贅陳他說而旣有區區所懷敢此附貢惟 邸下財擇焉竊以我 主上殿下玉候違

豫久而未復上下憂惶罔有所措于今閱五載矣於斯時也　邸下乃膺代勞聽政之命內而有問寢視膳之節外而有施令應務之煩　邸下所負荷其亦重矣　聖上之委責旣大羣下之蘄向方切則上焉而使　聖心悅豫調養專精其在今日也下焉而使群情恊和庶績咸熙亦惟在今日也　邸下所以夙夜戒勤憂謹惕慮思所以承　聖上之志副群下之望者又當何如哉大抵人之爲情病久則志鬱志鬱則火盛火盛則志益以難調而病益以難理苟非侍傍之人極意將承調適其心志使常舒暢而無所違拂則火之盛也有由可除而病之有瘳其可幾乎上聖之姿固不敢妄有窺測而揆之人情似不大相遠矣今我　聖上无妄之疾積痼五載藥餌罔功安知其不由於志鬱火盛之致耶然則我　邸下致孝侍疾之道不在乎他惟在承顏順志固孝子之大節而臣之以此望於　邸下者亦豈但在應對唯諾之間而匹庶所謂孝者而已哉嗚呼我　聖上

處分於今日事者可謂正大光明矣興斯文於旣喪明是非於已晦使之
棟梁于宇宙昭揭如日星又於儒相則灼知其賢而尊禮備至旣遂欲見
之誠又必欲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也而猶以是爲未足也乃於授受之際
丁寧之戒不越乎斯文之重其衛道之嚴執志之貞嗚呼至矣今我　邸
下之所當奉順將承者其有大於是者乎日昨罪李世德之令亦可見
邸下承志之盛意凡在瞻聆孰不聳歎雖然世德已下痼俗難醫玆令之
下不悅者衆傷伺窺覘不但止於一世德而已則三至之讒十夫之推豈
可不顧慮而重戒也哉又有一種詖邪之論至乃以　聖上之教爲非精
一執中之道是所謂似是而非尤不可不嚴斥者也是欲以不正不邪不
是不非之間爲中底道理嗚呼是豈知執中者哉前賢論中字之義固已
明矣而猶有此等云云者可見心術之壞誠可痛也今欲使斯文增重世
道有補則亦莫如召致儒賢協輔我　邸下使朝廷之政令擧措無一不

出於正則如彼淫邪之說自同見晛之消矣夫何足慮哉而台司之虛位以待者今幾月矣迄未有東山之幡然又未見一儒者之致之朝端　邸下禮待之有所未至耶抑誠意之未孚而然耶是必有其故矣而又有洪萬遇者術甚間我　邸下之君臣乃以讒諂之說陰行慘毒之手包藏陰慝不但爲躑躅而已　聖上之處斷既嚴而正此等情態亦宜莫逃於离明之下而所謂妨賢而病國者正爲此輩道也可不深惡而痛斥也哉竄黜之罰猶不足以懲其罪臣竊願　邸下深燭其情狀勿謂其罰之已行亟施屛裔之典而於儒賢益加誠禮必期尊敬而後已則斯文誠幸矣雖然　邸下誠欲盡承志之孝而明斯文之重則抑有大焉其道何也明理而正心是已盖理不明則是非兩淆而或奪於冥冥心不正則私邪兩間而或撓於讒諂可不懼哉夫所謂明理而正心者卽精之一之之謂而精一執中乃是　邸下家法則　邸下於明理正心之功豈待臣言而後能

哉然理不能自明必待學問思辨而後理可得以明心不能自正必待操存省察而後心可得以正矣夫　邸下操存省察之功臣固不得以窺也邸下學問思辨之方臣亦有可得以言者矣臣於向者待罪講院也亦嘗猥隨講官之後叨陪　胄筵之末矣一日一次不過講讀十數行文字以是爲講學之規固已草草矣而況　邸下每臨講筵過尙淵默講官略說文義則但賜頷可而已絕不肯虛心遜志反復問難以資開益夫如是也則其何以盡上下之情而極精微之蘊哉臣敢以此輒有所仰達矣未知邸下亦尙記有乎否而且恐非所以自進於高明廣大之域也夫講討之方旣如是疎略則幽獨隱微之中　邸下之操存省察能盡其道臣有不可得以知者矣臣願　邸下自今以後毋循常套不必以一日一次爲例苟有暇隙少須臾引接宮僚相與討論經義硏究窮索務盡其精義又於操存踐履涵養本源之功尤可意當則向所謂明理正心庶乎其可幾矣

而此亦在講官之得其人焉耳今日宮僚之選固已廣矣然不可以是謂已足卽令已被招延者之外亦須廣加詢訪苟有操存篤而經術明者勿數以疎遠勿拘以班資盡誠致之置諸左右以備顧問則其於講學存省之方亦宜大有助矣程子爲講官言於其君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臣前所謂不拘常例廣延儒士者有所受於此矣誠願　邸下勿以人微而忽之深留微意而亟圖之毋使後人復恨於今日之不用也
邸下誠能親近正士實加功力問學精而理無不明省察密而心無不正則豈但承顏順志能盡其道而已哉吾東方無疆之福實基於玆矣豈不休哉噫臣愚之所以冀望於　邸下者固在於此而抑有所大懼者存焉自　邸下聽政之後一種陰邪之輩方且磨牙跂踵鑽穴窺覘必欲得
邸下之間而誤　邸下之事噫　邸下養德春宮爲羣下之所屬望已三

十年所孔今春秋鼎盛行誼未過仁孝之德聞於四方雖委巷氓隷之賤苟有秉彜之天者莫不欣慕愛戴願爲之仕者况乎居 邸下之朝而爲 邸下之臣哉彼潛懷讒慝之情欲售傾軋之計者私相揣摩造成横議似若有私愛於 邸下者必欲驅廷臣而歸之於罔測之科至於萬遇之疏而手脚已盡露矣嗚呼此輩豈眞有愛於 邸下者誠此罔讒佞之本態而投閒抵隙陰欲濟其己私耳吁亦憯矣今日 邸下在上臣決知此等巧讒之說必不見售於斯世而自古亂人國家亦未有不由於此防微杜漸之道不可不嚴况此不但爲微與漸而已哉伏乞 邸下抖擻猛省嚴加堤防使讒説者不得行於 邸下之時則 國家幸甚世道幸甚嗚呼今日之民憂國計豈無大小可言者而愚臣惓惓之誠獨在於學問卞邪之說者誠以 邸下勤於學問而大本既立不必規規於事爲之間而事無不理明明於邪正而朝廷永靖則庶事自有康哉之休而民蒙其福也

臣願　邸下更加垂察焉

答曰覽爾陳書縷縷勉戒亶出愛予之誠而言甚懇至深用嘉尙而留意焉洪萬遇加律之請出於深惡痛斥之意而削黜之典亦足懲罪也

同諸僚請鉤覈逆獄保護　東宮疏略 辛丑十二月

殿下追　肅廟之遺志奉　慈聖之明旨豫建　儲位　殿下因心之愛孰不欽仰而第有一種陰邪之輩潛懷不悅之志必欲百計動搖而後已至是而手脚已盡露矣幸賴天日在上罪人斯得而是豈幺麽凶宦所可獨爲石烈之任其自在終至致斃已極可疑而弼貞則旣囚之後又何由自斃也其外內締結綢繆和應之狀明若觀火念之至此不覺心寒而氣短伏乞　殿下嚴加鉤覈盡得其情節而於　東宮益加保護云云

再疏略

交構　兩宮謀危　春邸何等大逆決非獨辦兩宮人旣已自斃兩宦竪

又遽誅之隱伏之情無緣敪得交通之凶慝又將漏綱　春宮危惕之心無時可安云云

三疏略 壬寅

兩宮人旣自斃兩宦竪又遽誅締結之凶將漏網矣云云

四疏略

伏以今日宮闈之變尙忍言哉今幸罪人斯得邦刑將加神人之憤可以少洩而第念今日之變非一朝一夕之故必有一種不逞之徒陰懷禍心百計動搖表裏締結綢繆和應禍機潛煽凶謀已綻矣石烈之在家自斃已極怪訝而弼貞則旣囚之後又何由而徑斃耶夫謀害　春宮何等大逆而此決非數箇宦妾所可獨辦則不究情節徑先正刑古今天下寧有是理云云

解配後拜執義謝恩疏略 乙巳

臣於丁酉聽政之初果進一疏而四五年來臣言不幸有中凶黨之必欲甘心於臣固其所也倘非　聖明在上臣何以萬死生還復見老母母子相對但有涕泣云云

水原府使時請停捧糴疏略

本府以八千兵馬爲國扞蔽號爲外都監督在壬辰丙子俱能全師效勞屢蒙　祖宗朝褒賞朝家所以倚以爲重者比他有別而不幸年事失稔而所謂龍城七面被灾尤甚見今民口多有散四之慮臣方極意拮据以爲賑救之計今若加之以催糴之令是同龜背之刮毛決無成氈之理而所謂民口盡是軍丁軍旣流散國將何賴臣謂今年逋欠特許停捧稍俟來歲俾得存保允合事宜云云

府啓 丙申

日昨兩先正書院　御書扁額特爲賜祭實爲斯文之盛擧國家曠典其

事體至爲嚴重而凡在將事之列者固當犇走奉行之不暇而沃川郡守李喜涵見差華陽書院祭官敢生規避之計託以身病偃然不進亦不肯文狀馳報臨期苦待邈無聲息倉卒變通事甚窘迫致使莫重祀典幾不成貌樣今日國綱雖曰懈弛如使喜涵少有嚴畏朝廷之心安敢乃爾伊時奉命之臣移關本道使之啓聞論罪而道臣諉以病故曲爲措辭者旣甚苟艱喜涵之元無實病故爲厭避之狀人所共知則道臣之視若細故不爲啓罷者大失糾檢不可無警責之道請沃川郡守李喜涵罷職忠淸監司柳[忄+皆]從重推考

賓廳會議入侍時啓 乙巳三月二日

四大臣今日不可不汲汲伸雪其餘五人亦極寃枉一體伸雪實有光於聖德趙聖復設或直請代理亦非死罪況其陳疏原無可罪乎渠輩意思固在他處故不得不殺聖復耳

書

上季父 甲午

奴來伏審氣候萬安伏慰之至第聞從弟婦有胎動之患種種憂慮何以堪遣伏慮不淺姪朝夕之難未有甚於近日而許多所䏻未免顚頷勢固然矣無足掛懷而親廚之屢空實所焦悶也

答徐谷城 甲辰三月十八日

悚蟄窮峽與世相隔瞻遡之私政爾耿耿卽仍山衙便伏承下存札以審春寒閒養起居萬相仰慰之極如獲拜晤纍人流離危路之餘苟全性命而思親戀子之情歲換益切自憐奈何下惠百銅政及於四山呼庚之時如非盛念何能及此但窮鄉辦此亦非易事還用不安于心矣

答從弟重汝 碇〇庚子

頃書獲見而病未有答可歎未委夜來侍事如何哀溯哀溯罪從頑喘苟

延歲事已改痛隕而已院中所得幾許而能有開益之效耶監試雖退而大科尙無的報耳

寄家兒

吾罪大罰輕偏被天地之大德得以不死初配湖南感激自訟又移嶺土善地得寓　聖上終始保全之恩雖糜骨而莫報也汝與汝弟須勿驚慮而安侍勤學一句一字勿爲泛忽讀過昔武侯讀書務觀大義而畢竟上與皐夔伊呂而幷名嗚呼以吾儕庸下之才敢望先哲之萬一乎然士君子大節先哲與我曺一致也寧可忽哉且史不可偏廢而惟春秋綱目常常注精與經傳參訂則忠信孝悌之事性命陰陽之理可以體認驗得矣念之勿怠也日用事爲之間善惡吉凶之潛胎最可懼也至於飢寒之切身物累之關心必須放心而常以古賢士心行自期可也吾論語一部巾衍而來孜孜將斃之計而已

記

拱北樓重修記 丁未

昔召公巡行南國常舍棠樹之下詩人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憩噫召公不過爲周室之方伯而人猶愛其德而愛及所憩之樹況我中興之　聖祖曾所駐蹕之地而又有所憩之樹則國人之愛之也尤當何如哉謹按甲子之變　仁廟臨幸于玆城常御雙樹之下日望捷書之至已而果得淸晝之報仍命封其樹而志喜城之以雙樹名蓋自此始而彼雙樹者不幸而不得全其壽福而今但有遺址則豈日月悠久風雨震凌而無賴封植之力耶何　聖祖所憩之樹而反有歉於甘棠之勿拜也雖然雙樹之所以爲人愛惜者非雙樹之愛愛　聖祖之德也則凡此城之譙樓雉堞皆是輦路之所經過重瞳之所觀覽其爲寓愛何遽不若於雙樹也哉丙午冬余猥蒙　聖簡來按是邦舊有城隳廢而不修城有樓

皷傾而將頹余於簿書之暇登覽而嘆曰雙樹既不能保之於前雉堞譙樓亦不能修之於後則前人後人俱有不得逃其責者矣遂與中軍閔令昌基謀所以新之而仍令句管其事盖不煩民力費公財而不數月告訖功焉向之廢而隳者堅且完矣而粉雉照耀昔之皷而傾者輪且奐焉而丹碧輝煌雙樹之城自此生顏而所以寓愛慕之誠者寔大而博固非泛泛棠樹勿剪勿拜之比則臣子之責亦可以少塞矣嗚呼樓上星辰長拱于北樓外淸江萬折必東登玆四望其有忠愛之心不油然而生者乎誠使後之人不替其忠愛之誠毋俾斯城斯樓頹廢不修而能以閔令之心爲心則庶矣玆役也雖出於余意而若其盡心經紀力紐而事辦實閔令之功爲多故云爾

祭文

祭季父文

維歲次庚子八月乙未朔十九日癸丑姪礪謹具薄奠慟哭敢告于季父敦寧參奉府君之靈曰嗚呼天乎降割我家何其偏乎小子殃深逆重獲戾神明先考奄忽見背冤號痛絕穹壤靡極熒然一身縷喘苟延其所瞻依而俯仰者只有我季父府君而府君又棄小子矣嗚呼天乎降割我家何其偏乎嗚呼憶昔先子之出莅花山縣也小子及府君徃侍閱冬徂春昕夕團圓和湛之意藹然可掬俄而府君還尋鄉廬小子亦係官于朝離違膝下而奄遭終天之慟至作戴星之行維時府君承凶馳及小子于列院店舍相持號哭經宿而別逮夫返櫬之日府君迎哭于丹月驛村回望南天雲樹迷嶺花山會合依然一夢府君念此不勝悲涕矣孰謂今日列院丹月之事便成千古陳迹而小子之悲之亦如府君向日悲花山之悲而府君之不悲者又無窮期乎痛矣痛矣念我先君兄弟年齡俱至晚暮而精力尙猶康旺食淡攻堅[illegible]同彊壯况平日之自持亦甚澹泊不以一

切外撓擾攘此心理宜閒養節適并享期頤之壽竊謂伯仲塤篪之樂萊子舞綵之歡可圖永保於無窮矣而曾未期歲之間禍變之荐疊若是其酷使孑孑兩孤兒永抱罔極之痛嗚呼天乎胡寧忍此乎噫府君學術之所造德器之所詣固非蒙陋小子所敢窺測其淺深而竊覸府君早而知道已不喜舉子業而謝之邇來三十餘年所以焚膏繼晷矻矻窮年沈潛而玩泳反覆而研究者蓋未嘗不在於理義性命上推以行之於日用彝倫之間者奉親而盡其孝事兄而極其悌姊妹焉友于子姪焉慈惠宗族信之若蓍龜士友亦莫不敬畏則府君之所造詣可得其萬一矣然而府君之所深恥者惟是追逐朋類互相揚詡無實學而賭虛名也故方將劃雕返朴斂華就實兀然味其無味而杜門自守讀書以窮理而已所以玆世之上知照者甚鮮晚乃登諸薦剡之章而朝廷亦有意嚮用至儲承華之妙選則戔戔束帛早晚賁乎丘園矣此雖府君所不屑者然士林之所

靳待於府君者不欲其固守東岡之陂而庶幾有展布所學之望矣卒之官不過一命壽纔踰六旬嗟志業之莫究慨時命之不謀玆豈徒小子之私慟亦朝紳士類之所共咨惜者嗚呼天乎哲人君子何辜于天而必使掩抑沈屈之而又奪之此速乎痛矣痛矣我家素甚淸貧而府君又隱居客鄉不事產活簞瓢每患屢空而身後更無一物倉卒凡百之需艱辛拮据而一依遺戒無敢增缺實合於與奢寧儉之義無憾乎孝子遵先之道而但念從弟稟本虛脆又善疾恙遭罹巨創經紀大事焦勞而剝損者必多顧我兩家惟吾與渠疾病憂患固當相依爲命而各奉筵几散在京鄉凡事無以種種商議每想其孤苦單孑無人持護獨自哀惶於窮廬寂寞之瀕爲之愴悌伏惟冥冥之中亦應眷慮於斯矣嗚呼日月有期靈駕將戒謦欬永閟德宇難覩顧一家後生諸輩孰可以啓牖伊小子迷晦之見亦何所稟正園木蕭蕭草堂宛存川流滔滔此恨何極略具數行之文敢

攄肝膈之悲而哀疚震剝之中加以毒痁神思荒迷忍死泚筆語無倫脊只自呼天而哀之而已嗚呼天乎亦奈何乎尙饗

行狀

先考家狀

先君諱胤豪字興叔慶州之金望於新羅始祖太輔諱閼智自奈勿王至敬順王諱傅凡十九世五王而國終敬順子孫仕於勝國連世大顯故史稱赫世冠冕當時罕比逮本朝有諱稛翊我　太祖開國勳封雞林君謚齊肅齊肅生諱仲誠太常卿贈判書判書生諱新民知中樞院事奉朝請知樞生諱升卿大司憲大憲生諱瑞豐川府使是於先君爲八世祖也高祖諱聲振慶安道察訪贈戶曹參判妣贈貞夫人文化柳氏領議政始寧府院君諱塽之女曾祖諱元立甫踰冠執綱太學見光海昏亂倡率同志叫閣極言母子大義官止通政鍾城府使贈禮曹判書兩舘大提學妣貞

夫人河東鄭氏領議政諱麟趾之後勵節校尉諱應奎之女祖諱敏㝅工曺正郎贈戶曺參判妣贈貞夫人全州李氏領議政漢山府院君諱陽元之曾孫忠義衛諱克匡之女考諱載顯值己巳　坤位之變倡義與搢紳諸公上疏力諫官止嘉義都承旨妣貞夫人青松沈氏大司憲靑陽君諱義謙之玄孫同知中樞府事諱橧之女知中府君有二丈夫子先君其長也先君以崇禎後乙未三月初九日生于漢師駝駱洞舊第先君自在稚少時已雅靜修飭循循焉無子弟過及長性聰悟向學不倦涉獵經史諸家書靡不淹該而其所為文一切以古格自期不規規於時俗程式故屢占解額而輒不利於有司中年遂不赴司馬舉尤長於四六駢儷之文而亦不喜觀東人規模必繩尺以四傑館閣之法故知者盖寡而終未入彀甲申別製泮宮大學士金公鎮圭掌試而號稱精鑑只選三人先君居二而未嘗賜第之恩時論惜之甲午除繕工監監役監有刈亂鴨島之事先

君適當該色酬應親知及循例分兒之外一芥不取島有本監屯田所收稅穀略報提擧多歸私用者其來已久而時値失稔先君親往摘奸報請蕩減提擧難之先君以爲此不過爲官員之私費無甚關緊於本監而於窮民爲惠甚巨况災荒如許乎遂固爭之竟不收升斗之穀書員輩以供饋刈官例多牛酒之費費皆出於刈軍先君亦頗蠲減之鴨島人至今稱頌以爲自設刈所以來未有也水上木筏之下來者自本監收稅以報度支而先君又掌該色輒從實盡報一木一板未嘗私焉監人莫不嘖嘖歎道雖瑣細之事其介潔不苟如此也丁酉調陞氷庫別提氷司素稱冷官固無所事而至若氷丁之用亦非家間祭祀及不得已應求則絶不取用曰氷丁雖賤爲供於 國家祀享則爲官員者何可妄費其居官愼謹多此類也未幾遷義禁府都事戊戌拜新寧縣監爲治專尙簡靜而律己最嚴恤民亦勤恒廩之外毫毛無近公庫所捧有若干火布紙席等物而一

切不甚督捧所納品或薄劣而亦不點退曰豈爲縣監私費而重煩吾民乎至如捧糴催科之政必及期徵督務加精察故畢捧輒先於旁邑而無有逋欠然鞭扑不施而擔負繈屬蓋吏民亦知先君薄於私而厚於公故也簽丁之際每憐襁褓之混侵則必親察其年貌可堪然後補定故軍卒無怨檢田之時或慮豪猾之舞奸必詳踏其灾實俾無幻弄而後磨勘故灾傷不錯尤惡官屬之往來閭里貽弊不貲頻頻點檢俾不得暫離以故民間晏然雞犬不驚而亦未嘗爲苛細鷙酷之政一以慈惠惻怛臨之吏民俱便無不愛戴縣有補民廳以數百緡官銅料理以補民役而設廳既久財力無餘先君以爲名雖補民而無補民之實乃鳩聚逐月廩餘及火粟耗穀凡係私用之類悉下補民廳諸般雜徭隨力補助民益服其廉而懷其惠焉黨論之習中外皆然而嶺南爲甚境內士子互相分黨名以新舊所謂新者主西論舊者主南論傾軋鬪爭若無已時從前邑宰之來莅

者每隨意扶抑故輾轉磯激已成痼弊先君至則一切坦懷待之不示厚薄校任鄉任之差出也必以新舊人參用使息爭端而或有起鬧者則痛加禁抑不少假貸自是鄉戰止息而人情大服其無偏也先君自經衰年塊苫之後已有厭食之證積歲未蘇矣到官以來所進漸少神色頗瘠而猶以官事爲念每日夙興開坐外軒酬酢衆務殊不爲疲蓋莅任一期年除非忌故坐齋有事出他未嘗一日廢衙而氣益不佳矣己亥六七月之間邑中大旱先君以爲病雖如此民事不可緩也遂彊起沐浴露禱山壇者凡三日時正苦熱侍人諫止而不得俄而大雨驟下終日邑民歡聲震野先君乃冒雨還衙自是疾益添篤竟以七月十一日考終于官舍享年六十五吏民奔走號哭如喪父母喪歸之日邑中儒士相率而祖於道操文以哭之男女老幼彌山滿街莫不掩面悲泣有哭於野者曰吾太守禱雨雨來民則生而吾太守死天乎天乎盖先君之添疾祟在露禱故民之

哀之而怨天之辭如此而亦可見感德者切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以是歲九月十八日永窆于通津高達里新卜之丑坐未向焉先君天姿高潔志操堅確質直淳古無少矯飾平居嚴整簡默若難接話而中實愷悌仁恕性又篤孝事父母左右奉承無違無故未嘗久處私室飲食言笑必於親側親候或有少愆則夜不解帶憂形於色沈夫人嘗一日暴泄先君時已向衰而不及俟駕徒步尋醫知申府君之喪在先君不毁之年而哀毁過制未葬而啜粥三月蔬果不入口既葬而疏食三年雖菜羹之屬味或少甘則輒疑其和肉汁而不進有時病劇而亦不變食沈夫人之喪乃在九年之後則先君益老矣而啜粥疏食一如前喪自是之後肌膚消鑠無餘顏色非復舊日而胃部最傷口味頓變矣嗚呼以先君筋力之彊健持養之冲泊宜享期頤之遐齡而壽纔逾耳順者豈非由於前後執喪之太固而亦有以見內行之過人也其於天顯之親恩愛篤至終身無間撫視

諸姪無異己出與朋友交不喜狎昵然情好終始如一而或隨事直規人皆信愛而敬畏之平生未嘗開口向人作求乞語事有乍涉苟且者若將浼己終不肯破戒素性澹泊於物無所營爲知中府君屢典州府先君時尙少矣而絕不以鞭靴之物煩請於長者雖文房什器亦一無所營作至於財利俚俗之談未或一出於口晚年家益清寒至無以自存而惟以奉先祀享之或不能稱誠爲憂而至如口腹之奉雖簞瓢屢空藜藿不充而處之恬如衣服附身之物雖盡弊不堪着而不以置意中冬月丈雪埃不繼爨寒凜甚矣而人不見其悽苦難堪之色落拓科第屢進屢屈蹇躓極矣而人不見其眊躁失意之時但見淨掃一室終日整襟危坐書史自娛而已惟所深恥而唾鄙者追逐勢利扳援蹊逕也故雖連姻親戚之間苟在權要之地足未或及門見世間一切繁華榮貴了無歆艷企羨之意麤糲大布若將終其身而無怨悔雖以不肖爲親之心旣知先君雅趣之所

存不敢爲夤緣乞官之計一命薄官亦在最晩然先君不以介意也先君平日不喜論人物長短評朝廷得失然至於是非陰陽之辨言議未嘗不激發慷慨而義理之分析甚晣且嚴也常誡子孫曰士君子出身立朝縱不可爲乖激已甚之論然亦不可爲較量禍福一意巧避之計又當直己自守一聽之天而已毋或隨俗馳騖苟圖進取也又曰吾之子孫持身清謹必倍他人然後庶幾無忝我前人盖知申府君以氷蘗著聞于世故先君之所以飭稚昧者如此而先君之處志皎潔居官淸愼亦擩染家傳淸德者爲多也嗚呼以先君淳備之行貞介之操高明之識贍麗之文且據資地宜大昌顯而卒之淹屈困奇志業莫展衰年蔭仕纔得一縣符而止則悠悠天理實難諶斯而顧以不肖之蒙陋倖竊科名通籍侍從不肖之兩子俱於妙年獲忝蓮榜晩暮頗供榮歡而門闌不甚寂寞則人以爲先君未食之報云先君聘岑城李氏戶曺參議贈領議政晩悔堂諱有謙之

孫敦寧都正贈吏曹參判諱翮之女有一男一女男礪癸巳文科某官女適某官李顯相礪娶都事林世恭之女生三男一女男長樂晉癸巳生員次樂祖丁酉生員次樂天女適士人俞彥伋李顯相有繼子文中嗚呼我先君德行甚盛深懼歲月浸久而泯沒無傳也謹抆血撰次如右而不肖蒙昧無所知識何能形容其萬一仍念家法本不喜浮華而尤致戒於墓道文字之諛溢過實故不敢增飾以一辭略記事行之表著者敢以請於下執事伏惟執事於先人平生亦嘗有以審知矣如蒙哀憐而賜之一言則千萬至幸

詩

四大臣後命後感吟一絕

同扶　社稷此身輕一死分明與有光千載公論應自在何人無淚鐵肝腸

移配河東時呈芝村李公 喜朝 西遷之行

西塞寒風起遙知君子居涪船還泛泛道屨青徐徐候及迎醫際容和聞命餘共歡嘉悲處東去悵何如

奉別魚持平 有龍

半年炎海上宛似朱陳村聚散無常理東遷亦 聖恩

別舍人

太平時日與君遊風物南荒却忘愁千里且行前定在蕭蕭一馬 缺 相留

附錄

家狀　　不肖孤樂曾

先府君諱礪字用汝其先慶州人也慶州之金出自新羅敬順王諱傳遠本朝有諱稇翊我 太祖策開國勳封雞林君官左贊成謚齊肅公自齊肅公至府君五世祖贈參判諱聲振其間簪纓相望而往往有名卿聞人

蓋金氏之譜於世者上下千數百載無慮五十餘世譜缺不傳者乃三四世隱德不仕者只一二世嗚呼金氏之世不可謂不盛而源流之白其亦遠矣然金氏自近古以來多骯髒古直不喜隨俗巧宦取權要故雖不能燀爀於一時而溯而求之事蹟罔無愧其後昆者而亦世不失其爲修潔之士大夫也高祖諱元立弱冠遊太學見光海昏亂與洪尙書茂績等疏陳母子大義反正後擢文科踐歷名宦而直道見忤卒官通政府使贈禮曹判書兩館大提學玄石朴文純公撰墓碣曾祖諱敏學工曹正郞贈戶曹參判丈巖鄭相國誌幽竁祖諱載顯當　肅廟己巳以前承宣與吳公斗寅等力救　璿華之失更以廉謹聞而與世寡合官止嘉義都承旨遂菴權先生銘神道考諱胤豪新寧縣監贈吏曹參判丈巖亦撰碣配貞夫人岑城李氏敦寧都正贈吏曹參判諱翮之女戶曹參議贈領議政晩悔堂諱有謙之孫也以崇禎後乙卯四月十九日生府君于陶峴外家府君

自幼異凡兒知中府君及都正公俱鍾愛時知中府君間出外邑府君多育於外氏都正公諸弟并位宰輔座上常多長者輒抱府君立側見者莫不嘖嘖奇賞知其爲他日稱家兒也稍長聰悟絶倫不煩師承文詞自就筆勢遒勁亦駸駸於古法既冠以後連占解額乙酉中司馬癸巳擢大科時槐院有不靖端更四歲至丙申始完圈府君雖被選以薦事苟完義難應命終不肯投刺先進是春首擬　世子侍講院說書而未除俄而朝著大變崔錫恒李光佐輩秉銓遽幻前望以其私黨充擬之時府君栖息於西滏厓舍矣是歲秋黨人幷黜朝象淸明即用前擬受除仍有馹召之命府君以前事引義因縣道陳辭疏溫批不許遂入京拜恩亡何陞遷騎省郞旋拜司憲府持平府君以爲既在其位當盡其責故辭疏有曰方今朝象潰裂而紀綱頹墜八路大無而民命近止必得剛方識務之人置諸言路使之激揚淸濁條陳利害庶可以救得其一分豈容使如臣疲劣者濫

竽於其間徒行呼唱謄傳故紙而已哉卽其言而可知意之所存也時壬辰科獄猶未了當有李元坤等査事而按獄者多規避府君卽發同義禁金輿慶褫差之啓自朝家有李獻英獻章覆試之命盖獻英兄弟幷參壬辰庭試而試券顯有用情之迹故欲更試其文才而進退之也府君以爲朝家之所以致疑與臺臣之所以論列俱在於設標用情非係於文才之能否則今此覆試之擧實無着落仍論其預構用情明白無疑請寢前命而直爲勘去又論沃川郡守李喜溮厭避華陽書院祭官之罪及刑曹佐郞李師尹漢城判官許璔鄭瑞楊州牧使李宖陽智縣監金舜臣不治黨可而忽有老宰臣爲許璔分疏語殊噴薄復有趙泰德之疏營救李獻英等多侵斥語府君請臺陳避辭益加辨論僚臺幷直之而屢告竟解時則丁酉春也旋拜京畿都事夏復拜持平以前啓中有難端辭遞復拜侍講院文學李宖爲弼善以楊州時事陳疏自卞語多不擇府君對疏請推

上批有未安之教遂呈告褫免　景宗聽政卽拜司諫院正言時　肅廟積年違豫萬機多曠一日　上獨召藥房都提調李公頤命議國事李公建請　東宮代理大事則稟餘須徽裁　東宮陳疏屢辭三疏之批特舉斯文事而諭之曰近日事事關斯文顧不重歟予志汝遵莫之或撓時郭萬績爲臺諫妄引堯舜執中之語要爲眩亂之計館學章甫方議疏辨不肖謬爲多士所迫稟于府君府君曰此關係甚大不宜謀避不肖遂牽館學諸生陳章辨斥且當初代理命下也廷議謂此舉宜告　廟上下大臣議時遂菴權先生拜相屬耳不以大臣自居故不敢獻議有洪萬遇者投進一疏遣辭至深至曰山人調護恐不如是府君奮然曰萬績唱之於前必欲疑亂國是萬遇繼之於後意在嫁禍儒賢他日流毒斯文網打善類者未必非此輩也萬績之疏館學雖陳辨而身居言地不可不更論萬遇之罪朝家雖勘處而律名太輕不可不力爭遂進累百言首勉順志之孝

次言問學之要其論兩事則曰嗚呼我　聖上處分於今日事者可謂正大光明矣興斯文於既喪明是非於已晦使之棟梁乎宇宙昭揭如日星又於儒相則灼知其賢而尊禮備至既遂欲見之誠又必欲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也而猶以是爲未足也乃於授受之際丁寧之戒又不越乎斯文之重其衛道之嚴執志之貞嗚呼至哉今我　邸下之所當奉順將承者其有大於是者乎乃有一種詖邪之論至以　聖上之教謂非精一執中之道是所謂似是而非尤不可不嚴斥者也是欲以不正不邪不是不非之間爲中底道理嗚呼是豈知執中者哉前賢論中字之義固已詳矣而猶有此等云云者可見其心術之壞誠可痛也今欲使斯文增重世道有補則亦莫如召致儒賢協輔我　邸下使朝廷之擧措政令無一不出於正則如彼詖邪之說自同見晛之消矣夫何足慮哉而台司之虛位以待者今幾月矣迄未有東山之幡然未知　邸下禮待之有所未至歟抑誠

意之不孚歟是必有其故矣而又有洪萬遇者煽惑其間我　邸下之君臣乃以讒諂之說陰行慘毒之手包藏陰慝不但爲躑躅而已　聖上之處分既嚴而正此等情態亦宜莫逃於离明之下而傳所謂妨賢而病國者正爲此輩道也可不深惡而痛斥也哉　邸下勿謂其罰之已行而忽施屏裔之典而於儒賢益加誠禮必期召致而後已則斯文誠幸又曰臣抑有所大懼者存焉自　邸下聽政之後一種陰邪之輩方且磨牙跂踵鑽穴窺覘必欲得　邸下之間而誤　邸下之事噫　邸下養德春宮爲羣臣所屬望已三十年所況今春秋鼎盛行誼未過仁孝之德聞於四方雖委巷皁隷之賤苟有秉彝之天者莫不欣慕愛戴願爲之仕者況乎居　邸下之朝而爲　邸下之臣者哉彼潛懷讒慝之情欲售傾軋之計者私相揣摩造成橫議似若有私愛於　邸下而必欲驅廷臣而歸之於罔測之科至於萬遇之疏而手脚已盡露矣嗚呼此輩豈眞有愛於　邸下者

哉此固讒佞之本態而投間抵隙陰欲濟其己私耳吁亦憯矣今日 邸下在上此等巧慝之說必不見售於斯世而自古敗亂人國家亦未嘗不由於此防微杜漸之道不可不嚴況此不但爲微與漸而已哉 東宮答曰覽爾陳書縷縷勉戒亶出於愛余之誠而言甚懇至深用嘉尙可不深留意焉蓋自李公獨對之後一番宵小之輩與己巳餘黨打成一團造作齎言要爲後日魚肉之計其爲情狀孰不知之而禍福所係莫肯爲之盡言府君之疏一出見之者莫不吐舌危之府君顧亦自知終爲凶黨所中而恬然不以爲憂也是時西路大飢土豪朱益桓等因北勅之來邀遮呼訴以再濟活朝家以遠配勘罪府君曰此亂民不可不誅亟發梟示之啓閏月閫令竟致之法又論平安都事具益亨濫授忠清水使鄭壽松非法事及災結減縮守令依事目論罪彼中雜物之貿來者嚴加痛禁以杜邊防蒙可洪萬遇亦以府君之言竟施屛裔之典戊戌春充陳慰使書狀官

銜命出疆嚴束一行繩之以法所經歷處無一貽弊使行渡灣時例自灣府買馬以輸方物而書狀於江上點馬逢點之後輒以疲瘦者換送已成痼弊府君亦依例點馬而仍令目下盡載方物而先渡之灣人愕眙果皆勞悶之際有欲換出而輒皆現發仰拿監官以下而重刑之於是馬皆肥健而無一替時當解凍之節遼野泥不可行而一行得以無撓跋履到彼之後例有賞賜銀段而悉分驛卒不以自累及歸只是二馬載書數百卷而已子弟輩甚欲得一騾子而使還終不帶來他可推知也使行之還到柵門也守者稱以搜檢禁物嚇喝百端牢閉柵門不許發遣上副价先至爭之不得卸轎途傍莫知攸爲府君追到問其委折則羣胡啾聒聲色俱悖蓋要索賂物故爲起鬧也府君便捨馬據輜床拿入首譯而數之曰爾輩槖中有何樣禁物乃爲彼輩所操縱貽辱使行大施刑具將欲重杖之諸胡反自叩頭乞少貰之府君因厲聲謂搜檢官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書狀之任盡檢一行若欲搜檢當自我始使我行槖中有這箇禁物者搜檢官當奏聞處置倘無之亦將何帋耶遂命盡取卜物一一臚出搜檢官色動遽令止之洞開柵門盡許發遣一行賴以無事七月復命拜持平時參判府君出監新寧縣使行未還而先已赴任府君陳情乞將毋往覲而蒙許在新寧因囚人李獻英兄弟供辭有誣詆語縣道疏辨承温答遞拜侍講院司書文學兵曹正郎被選知製教自是常帶三字銜又拜正言時臺臣成震齡有敢言風博擊不避儕流善類中有激揚志者莫不多之而亦有不悅者李相成前亦遭彈於震齡而反誣震齡以世累至於兩造對吏爭辨公議益激而亦無有言之者厥後相成又冒出掌試府君慨然曰吾面不言誰當言者遂舉劾焉右相成者大諱之司諫趙彥臣當處置駁襯府君於是一時清流皆不直彥臣而亦[illegible]不能舉正其罰趙公時任在玉堂獨抗疏論之公議快之遞拜司書正言已亥丁參判府君憂庚子

肅廟昇遐　景廟即位府君詣闕下受縗展哀辛丑服闋進拜　世弟侍
講院弼善兼實錄編修官歸樂堂李公晩成與禁兵辟爲耶時　上有疾
無嗣諸臣李廷熽疏請建儲大臣李公頤命金公昌集李公健命趙公泰
采上奏　慈旨定策禁中冊令　上封世弟賊臣柳鳳輝投進凶疏緩勛
撓計　上命竄之而厥後　上以疾患命　東宮代理廷臣以事係重大
相率庭顲請反汗府君亦與諸臣同參而上教轉益懇惻至有不敢聞者
四大臣不得已將依丁酉故事奉行於是趙泰耉自宣仁門潛入請對竟
至收還傳旨識者知大禍之將作矣果於十二月初六日逆魁一鏡及員
儒獰夢等六賊聯名陳疏旨意凶慘一夜之間群凶滿朝諸臣相繼囚竄
府君即解官歸鄉廬俄聞有逆儉之變　東宮下哀痛之教蒼黃入城口
呼短疏與若而罷散人聯名封進其疏略曰　殿下追　肅考之遺志奉
慈聖之明旨預建　儲位　殿下因心之愛孰不欽仰而第有一種陰邪

之輩潛懷不悅之志必欲百計動撓而後已至是而手脚已盡露矣幸賴
天日在上罪人斯得而此豈幺麽凶宦所可獨爲石烈之任其自在終至
致斃已極可疑而弼貞則旣囚之後又何由而自斃也其內外締結綢繆
和應之狀明若觀火念之至此不覺心寒而氣短伏乞　殿下嚴加鉤覈
期於盡得情節而於　東宮益加保護疏入不報時逆僾之獄方張凶黨
以府君差問事郞盖知尙僾輩終始抵賴故要使府君參見也府君固已
如見其肺肝而爲　東宮討逆義不可辭故黽勉進參尙僾初以謀害
東宮之說累累自明而因及淸陰亭事含糊不吐諸禁堂皆默然無意盤
問府君遂前向僾而詰之曰淸陰亭事爾旣發端何不詳言尙僾遽曰
世弟御淸陰亭嚴敎諸宦曰以今番大處分爾輩有干涉者云仍使自首
以矣身等色變請拿於　大朝而已此外更無謀逆之事尙僾盖欲以此
爲自明之端而凶黨之蹤迹自有不可掩者禁堂以下相顧色沮或曰此

問曰外而猶書之乎府君曰罪人之招雖一言半辭何可不書或無以應然參鞫者皆側目而視之矣府君雖欲終參鞫事義難與此輩并肩遂引疾免壬寅春拜成均館司成不應命國舅咸原府院君爲御將辟本廳郎時禍色忽熾　宗社危如綴旒而一隊善類竄逐殆盡又將有告密羅織之幾府君決意棄官大歸鄉廬而錫恒光佐輩又果一反　肅廟處分斯文幾於墜地而更不念名義之至重慫慂　君上敢爲追尊私親之論加以大嬪之號而與逆鏡明彥輩共贊成之蓋其意不止如是而已中外莫不震駭而時太學生尹志述以語及私親纔被極刑士氣沮喪無敢言者不肖奉稟于府君曰吾東方所以幸免於夷狄禽獸之歸者只賴此一邊之人力扶名義蹈禍不茈故也況念吾家自先世每當國有大變輒有可觀之節我先祖判書府君既能抗節昏朝我曾王考知申府君亦扶　坤維之傾此所謂吾有所受之也今若不言非但忝先是懼奈名義何府君

曰士無其位而妄干時政固父兄所宜禁戒然此彝倫所係爲章甫者何
可怵禍而噤默以負　列聖培養之意不肖兄弟遂共議通諭于士林諸
友得與數百多士封章叫閽疏雖寢而不下然亦足以有辭於今與後此
皆府君義教之效也俄而誣獄果大起盖逆鏡輩嗾虎龍上急變意在不
測而錫恒光佐輩鍛鍊而成之也於是凶黨雀躍而起仍以構殺四大臣
及諸名勝歸樂堂亦未免被逮歸樂堂乃府君外黨至親而平日義均親
父兄者也自是府君愈益危懔奉老撤下于通津墓舍杜門不出殆半年
有朴徵賓者受凶黨嗾果以丁酉疏爲案而論以極邊遠竄閱歲不已癸
卯夏竟謫于湖南之靈巖郡時芝村李公魚監司有龍亦幷謫于此而魚
公卽府君査家也三家相依昕夕團圓殊忘遠謫之苦凶黨聞知之乃以
他事而遂皆奏移之移府君于嶺南之河東府以其遠惡甚於巖邑故也
府君家素清貧當其赴謫也賈舍得錢以資行裝而意外又致移配家無

一馬糧資且置謫中儒士相與出力而助之然後僅僅作行而崎嶇嶺海辛苦萬狀行路爲之代愁而府君只以七十偏慈千里離違日夕煎迫而已其他處之晏如也在謫數年一意謹愼謝絶人事不事求乞時以匹馬徜徉於月出智異之間而已兩南之人至今稱府君爲善居謫云甲辰景廟昇遐今 上卽位有量移忠州之命忠州卽府君累世先塋之地仍依松楸而住乙巳春凶黨伏誅朝著淸明向時竄逐之臣次第收召府君亦蒙宥旋有敍用之命府君卽日就途覲親于通津未幾拜司憲府執義入京陳疏略曰臣於丁酉聽政之初果進一疏而四五年來臣言不幸有中凶黨之必欲甘心於臣固其所也倘非 聖明在上臣何以萬死生還復見老母母子相對但有涕泣 上優答之遂出謝因隨諸臣入對參討逆台啓更以所懷力陳四大臣及被禍諸臣至冤極痛之狀向日奸凶幾覆 宗社罪不容誅鏡虎餘黨亟宜投之絶島奏對之際辭意慷慨 上

顧謂大臣曰此臺官爲誰盖府君曾在講院頻瞻耿光而非但逖違多年
行吟之餘顔色憔悴故 上怪而問之然亦以言槪 聖心故也府君復
進曰人臣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烏雀鳳輝非特 殿下之罪人乃
宗社之罪人 殿下非不知厥罪之罔赦而只以事關 聖躬有所自嫌
必欲容貸命音猶靳公議益菀 祖宗朝三尺法其可以自嫌而撓屈乎
上以往事不可介懷元惡旣誅餘何必戮之爲教府君復進曰 聖上特
命大臣正卿至前而諄諄下教至以前轍申戒 天意所在臣非不知而
第罪關惡逆者亦寬容而不治則失刑大矣是是非非一循公議則夫豈
有一毫枉殺之慮今日大處分之後 聖上猶以殺戮爲戒而終不治罪
關 宗社者則處言地者雖欲蹲居其於言不用何臣當從此辭去矣
上曰臺臣固有所執予亦有執而憲臣至以決去就爲言此則予之誠意
不孚而然矣府君知 聖意之終難感回退而思欲更進一疏以畢其忠

仍謀復尋鄉廬矣未畢而除拜義州府尹以親老辭遞依例收[illegible]軍銜旋擢水原防禦使階通政水原以畿輔重鎭物衆而務劇素稱難治陛辭日　上引見而勉諭之府君受命感激到官以來盡心爲治悉力修舉而水之爲邑地大而野多田結之夥比他邑爲最每當災年虛實相蒙府君以爲與其厚於國寧厚於民然爲守宰者惟以多得災結爲能事則其弊至於欺國明知其被災而重違上司之令多報實結則是剝民也遂下令於面任使田主自爲災實單子旣捧之後下令曰田主或符同面任以實爲災則是非但欺罔官家乃欺國也罪死無惜府使當於未收穫前一一親審更須首實毋有後悔於是自願還實者殆三之一又下令曰小民犯於官令應入災而詐還實者厥罪與以實爲災均其知悉於是亦有以實還災者然後府君簡其騶率逐日巡野而又慮貽弊村閭於野中使官人具食着處抽栍一一審驗則災實果無差錯處矣軍額之衆多無如

本府者故軍政最難而逃故之充專責面任搜括之際民間繹騷府君深知其弊悉革前規令各哨隊長自得充定當隊之闕額而傳令隊長以或有混侵襁褓隱漏丁壯致煩呼訴者當依軍律之意更使親信幕裨句管其事一一查閱事集而民無怨言本府田結旣多上司之責應於田結者其數且多而府君不以煩民輒皆自備以納民於常稅之外更不知結役之煩重本府軍需廳有帖價錢數千緡自備局管其出入本府以路傍劇邑物力不敷每當軍器修補之際例多剩報用補他處府君以爲苟有用處自有他廳此廳專爲軍需而設何可虛張名色瞞報上司取其剩餘且從前所費雖多而器械之不精實由此弊之不除也於是大小軍器一併改造或修補以至旗幟帳幕牙卒服色咸一新之使親信幕裨平其物價只報實數俾無一錢之贏蓋所費較前減半而新備之數倍之而又精利也三輔素多劇推而左輔最甚本府亦兼討捕之故左輔之盜咸爲淸焉

府君莅任以後嚴加譏捕窮治乃已賊黨散落數年之間村里盡無枿賊之警乙巳秋境內失稔而龍城七面被災尤酷方有設賑之舉而朝家催糴之令甚急府君遂上疏曰本府以八千兵馬爲國扞蔽號爲外都監曾在壬辰丙子俱能全師效勞屢蒙 祖宗朝褒賞朝家所以倚以爲重者比他有別而不幸年事失稔而所謂龍城七面被災尤甚見今民口多有散四之慮臣方極意拮据以爲賑救之計今若加之以催糴之令是同龜背之刮毛決無成氈之理而所謂民口盡是軍丁軍旣流散國將何賴臣謂今年逋欠特許停捧稍俟來歲俾得存保允合事宜 上下其疏於廟堂而允之府君遂鳩月俸贏餘得米百餘斛周旋於賑廳諸堂亦得數百包穀精抄飢民一一均哺龍城人得免於溝壑者實府君之賜也丙午春上行幸 五陵府君以一路都差員陪扈遂請對帳殿曰臣猥以無似叨冒重鎭臣自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不稱職事以負我 聖上至誠求助

之意今日得近耿光敢以邑事一二仰達本府軍餉元數不多而至於還穀尤甚零星每當分給之際輒患人多而穀少平時猶尙如此脫有緩急許多軍兵將何以仰給江都移轉米之散在列邑而未捧者猶多而本府則全數未捧尙在民間逐年記耗幷船馬價計之則其數夥然當此民間赤立之時實難畢捧而軍餉事重亦不可不捧臣竊念之江都則粟米不爲不多雖微此穀亦可支用以國計言之江都隋城均是重地損彼益此似無所妨且轉輸之費不貲亦不可不念自 上特命捧留本府以補軍餉則事甚便當且伏念防禦外侮雖在甲兵之堅利然亦莫如慰悅軍情而慰悅之道無過於科擧故朝家之特設觀武才之規俾以十年爲期者其意有在也南漢則才已設行而本府則尙無朝令軍情安得不欝抑乎況本府軍兵之衆多弓馬之精習又非南城之比誠宜一試其才以慰其心且本府觀武才曾行於丙申年至今恰滿一紀之限考其時而亦可乞

特命依南城例設行俾掌一視之恩　上幷開納而許施行焉府君爲治大抵當事果決不爲姑息之習故在官二年修廢補弊之政爲多而重惜公財不翅家財常曰家本貧素固未嘗用財而或買某物或給某人不知甚惜自筮官以來朝夕自奉每覺不安至於親知酬應亦不敢稱情況敢濫用於他處乎境內有世傳庄土稅入之際監官輩有欲以官廳所捧移充者府君大駭曰官俸自官俸田稅自田稅何可以私撓公亟命守庄奴稅米及雜徭使之一依村民例應納毋敢爲蠲免計其謹於奉公如是前後方伯以公廉通敏課最旣褫之後代之者嘗有嗛於府君故陰求其短而終不得論者益知府君之治無闕也丙午秋移拜忠淸道觀察使府君以親年七十勿叙三百里外引例據義三疏苦辭　上每以抑情往赴爲敎而必欲勉出之府君以情理所在無路承命又屢違召牌而因大臣陳達自　上特命兼牧率眷府君感激異數遂受節而行府君以湖西百弊

俱生殆不成樣良由初不兼牧方伯數遞之故也今此朝令在私情非但感幸湖西自此其庶幾矣到營之後盡心料理區畫百爲措置已定而緣大臣有故未及回啓施行而忽以臺言解職事竟寢焉時丁未春也盖府君之曾赴隋城也適値秋分前故只奉板輿未將內眷矣老人有疾患而傍無婦人之侍勢殊悶迫府君不得已以此意言于方伯方伯以爲近畿守令異於遠道婦人之往來省覲已成近例况大夫人有疾患內行之往省有何不可時畿內守令又有稟於大臣而率去內眷者故府君亦行之矣前所稱有嗛於府君求其短而不得者乃得此爲案囑其一家臺臣至發請罷之論其時方伯亦疏陳其實狀而論之終不已　上教於筵中曰金某之事可謂觀過知仁竟不允臺言而後日　上又諭於筵臣曰湖西伯事予知臺言之過中而其在禮使之道不可彊令察任今姑許遞府君遂得遞而代之者又是代隋城者矣府君雖不以此介意而公議莫不慨

之也時新伯有故久未交龜連拜掌隸院判決事禮曺參議承政院同副承旨府君於辭疏略提前日事而不復呶呶只引咎自訟而已言者始有悔意而頗自瞿云又拜右副承旨未及還朝而一日　聖意忽變以討逆諸臣爲朋黨而斥罷之更進辛壬餘黨又下備忘記以朋比爲教而特罷數三臣而府君與焉府君惶悚出處外舍時光佐爲領相家在境內而來留營底吏以古事白宜出待府君託以方在席藁待勘中且病不能出彼雖知其爲託而亦不問也是秋納節盡室下水原庄舍爲靜居養疴計而府君自嶺海歸已有咯血之證是冬特甚戊申二月忽有類中之漸爲醫藥就京第緣不肖不孝罪逆神理降罰竟以三月二十九日己巳卒于正寢得年五十四訃聞　上致賻如儀嗚呼以府君賦質之敦厚筋力之精彊謂享期頤之壽而纔逾知命之年者實由於二年瘴癘積損天和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茫茫穹壤至痛無極用其年五月初四日甲寅葬于龍仁

光教山棲鳳洞負壬之原府君天姿秀美精神超邁性本峻直而心實仁恕外無矯飾而內甚慎謹果敢於小事而持重於大關簡曠於細故而堅確於素秉待宗族不以戚疎有間而畦畛不設交朋友不以貴賤異觀而始終如一撫視子女慈愛篤至而未嘗偏暱御使僮僕恩威并施而亦軫下情平生坦懷率物一任天眞怒其可怒喜其可喜中無崖岸之阻而亦不能强詡言笑隨人屈曲故人或始疑其欠於誠款而及夷考其所以自謀者反不如爲人謀者然後始信服其無他也最所深耻者交結權勢苟圖進取也故雖平生親友職當要路則絕不肯馳逐其事親也則誠孝無間而常以立揚顯親爲孝之大者故自少治博士業勤苦得以榮祿逮養而及典州藩又不敢取一芥物爲子孫業而必致美乎先山以及累世墳塋龜頭華表煥然一新晩奉偏慈極意順適備供志物之養身不得衣一羊裘冬月未免借於人而至於爲親壽衣則竭力營辦務盡鮮潔其事君

也則以勿欺毋隱爲臣職之當然故前後奏疏俱言人難言糾劾官邪而不阿其所好辨論淑慝而必竭其所蘊元無計較利害趨避禍福之意雖以此見疎於同儕積忤於凶黨而曾莫之恤尤以阿諛順旨爲士大夫之深恥故前處言地　肅廟至以必欲自是己見責之而終不改度後居藩任屬縣有以麥穗之兩三歧者數枚持獻稱瑞而輒抑不奏其所操執如此而所莅之官一心奉公不以私事相溷少有歉於意者雖一家切迫之懇一併揮退愛民一以至誠而惟以除弊不擾爲本束濕頗尚威猛而亦不爲苛細鷙酷之政每以鄉曲小民不能盡情於官府爲歎凡有告訴必親近之而假以顏色使之畢辭又惡吏胥之從中壅蔽不待開坐有牒輒捧隨即決題俾無留滯之苦風勵學子而屢設課製教練將士而頻試射才又厚賞而激勸之多士諸校莫不聳慕興起視官如家未嘗放過器械樓櫓莫不精造扱修食儲芻藏必皆盈溢始至其在湖西也事務雲委牒

訴丘山而裁決若流剖斷無滯鉤發宿贓剔去老蠹吏畏其明無敢措手守令之有挾而損體者無問親疎不少假貸慨然有澄清之志詳察文報之間而考其能否別設耳目之任而訪採民謠列邑望風不敢自肆洛下關節一例謝絕事係煩民雖小不爲巡省之際騶導儀從悉取簡便廚傳豊薄初不致察惟以祛邑弊蘇民瘼爲務所經郡縣不知供給之勞而皆蒙補助之惠湖西獄訟最稱煩多而必詳覆其文案盤詰其情狀一切斷之以公雖有至緊之託未或少撓方其罷官鄉居也有人包死屬而饋之曰曾在湖營斷訟至公以此相報云此亦可見聽訟之一端而尤惡豪勢之武斷必威制而窮治之彊猾斂迹疲殘惠戴至有夜登山而頌德者營屬相謂曰登山叱辱者固多見之而登山頌德者今始刱見也自奉甚簡如非朝夕支供雖一餐之微未嘗浪費營捧紙地例多別定而營中酬用務自節損恒捧之外一不加定營門私用多賴贖錢而嚴設諸禁有犯輒

罪而必勘當律不徵一錢列邑營儲其數頗多而除非不得已而用之毫毛不以自累及歸妻孥已以衣食爲憂蓋府君之當官盡心持身謹潔實多擩染於家庭世傳之訓者而亦其素性然也然而府君平日不能矯情要譽以自取悅於人故在官雖無赫赫殊異之聞而去後則吏民輒久而不忘亦未嘗爲弊衣羸馬驚詭苟難之行故昧者或不知而及至身後家無餘財棺斂葬祭專賴債貸家累無以糊口至於典賣家舍歸農薄庄然後府君之廉白始有不可誣者而若其見識之精到言議之切直尤有人所難及者蓋當　肅廟晚年大定斯文之是非彙進一代之善類府君於是時出入臺閣風裁獨持論啓之紙日陳於　黈纊之下而輒蒙開納由是感激便以言責自任而尤惓惓於陰陽消長之際其所前後論列無非扶正斥邪之大義而至於丁酉一疏披瀝肝血盡言不諱而私愛二字尤致痛切覷破宵人之肺腸當辛丑逆儉之變大禍滔天人皆褫魄而不

忍　宗社之將危奮不顧身直斥時輩乃欲爲　東宮一死凶黨必欲甘心擠之瘴惡之鄉而猶未塞怒又移之必死之地而少無尤悔之意逮乙巳改紀之初起自楚澤重入脩門而剛方之志不曾少折引對之時論奏之辭可見其愈益激切常以爲丙申以來奸黨之所經營猶是嫁禍善類而已辛丑後則此輩所以大起誣獄日夜排布者莫非危　社之謀而主上拘於小嫌終靳致討天下寧有是理第以逋在外藩無路陳忠爲耿耿憂慨每見朝紙之來或至堆案忘餐丁未斥罷之後雖退處鄉舍而尤不忘　宗國之憂有時夜起繞壁彷徨府君之忠於國者始終固如此而丁酉之疏既驗於辛壬之慘禍辛丑之疏又驗於戊申之逆亂而逆亂之始府君已病革而無有省　上亦悟向日諸臣之忠命特赦府君而命下而已屬纊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夫以府君剛直之姿通敏之才籍有內外名闕使究其用誰之不如而榮利常居人後釋褐十數年位纔躋下大

夫此薦紳大夫之所共咨惜者非不肖之私言而記昔不肖侍府君坐客有嘲其不能巧宦者府君笑曰我旣家尠親黨朝無死友且性不能爲人作輕重所以違世忤俗者多曾所颺歷亦云過矣更復何求至於淸要之地吾所不願而子爲我願之乎且自吾之先已如此奈何客憮然蓋向所謂金氏骯髒古直不能巧宦者已成其家範而亦可見府君之能無忝也

府君之配曰貞夫人錦城林氏義禁府都事諱世恭之女　世子翊衛司副率諱宗儒之孫吏曹判書贈謚忠翼公諱壇之曾孫生五男三女擧三男一女男長樂曾中癸巳司馬次樂祖中丁酉司馬前任齋郎次樂天未冠而前府君夭女歸士人兪彥伋樂曾先娶全城君混女生一子夭後娶敎官李秀徵女無子三娶通德郞任思運女生二女幼樂祖娶監司魚有龍女生二子幼兪彥伋有一女幼嗚呼古人以爲祖禰狀德之文譬之繪像謂一毫髮不似便不是其祖禰不肖雖無狀亦嘗聞此矣況念不肖家

世以質朴相傳而浮華爲恥今於狀府君之德何敢增溢以夸辭訣說以犯古戒更墜家風第以不肖稚昧無所知識加以哀霣摧剝之中神思荒迷不能發揮事行之萬一只最其大者撰次如右恭俟立言者財擇嗚呼痛哉

墓碣　陶庵李　縡撰

觀察使金公其立朝言議盖當　景宗代理之際羣凶伺隙闖然圖進滔天之禍非朝伊夕擧朝惴惴莫不以含默苟全爲計公獨正色直言所論洪萬遇事深得防微杜漸之道其疏曰　邸下仁孝之德聞於四方孰不願爲之仕彼譖慝之輩私相揣摩造成橫議似若有私愛於　邸下而必欲驅廷臣於罔測之科嗚呼此輩豈眞有愛於　邸下者哉不過投閒抵巇陰濟其己私爾盖自己巳　東宮定號以來一番人情態實如此而無一人明辨痛斥如公言者凶黨嫉之如仇癸卯靈巖之謫盖以是爲罪也

公諱礪字用汝聰穎絕倫文翰夙就乙酉中司馬筮仕　禧陵參奉癸巳增廣及第隷槐院侍講院說書兵曹佐郎正郎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累除司書文學陞弼善常帶三字銜間爲京畿都事公之入臺也壬辰科獄猶未了宰臣有規避按事者劾褫之朝家將覆試李獻英獻章公言兩人預構用情已無疑文字能否非所可論宜直爲拔去　肅廟於　東宮代理後疏批特擧斯文事而諭之曰予志汝遵莫之或撓獻納郭萬績上疏以爲　殿下授受非堯舜精一執中之道公痛斥其言曰是欲以不正不邪不是不非之間爲中底道理多見其心術之壞也洪萬遇以遂菴權公於代理告　廟事不獻議詆以山人調護恐不如是公仍請治其妨賢之罪萬遇遂竄公秉心以正雖儕流素相熟者其或居官不職持論不端者輒彈不貸人皆畏服戊戌以書狀官之燕嚴束一行無敢犯禁壬寅禍作公解官歸鄕聞有宦妾逆變亟入城與同志罷散諸人上章極言內外

凶黨和應之跡幾盡綻露不可不嚴覈仍請益加保護　東宮不報時宮人石烈弼貞皆自斃惟宦豎朴尙儉在囚群凶之爲獄官者黽勉承命鞫問差公問事郞旣尙儉初以謀害　東宮之事自明語端有淸陰亭一句而旋復含糊諸堂默然無意盤問公躬詰之曰爾旣發端曷不明言尙儉曰　世弟於淸陰亭下敎于諸宦曰今番大處分聞爾輩有干涉者宜各自首以尙儉等色變請拿於　大朝耳諸堂色沮咸曰此問目外語不必書公直書之曰鞫廳之規罪人一言半辭無或遺者諸堂無以應側目而視公遂自引免群凶卽誅尙儉以滅其口除成均司成不就太學生尹志述被殺士氣摧喪無一人言者公子樂曾將倡義救之稟於公公毅然曰事關彝倫烏可已也疏上雖未報而士論多之當公之南竄也芝村李公喜朝及魚持平有龍亦竄於是郡往往相會凶黨聞而惡之幷奏移他邑公得河東瘴土甚惡人所不堪而公怡然也今　上卽位量移忠州乙巳

春始肯還旋叙拜執義同諸臣入對備陳被禍諸臣寃狀請討諸逆黨辭
氣慷慨　上顧問此臺臣爲誰盖屬意也公復曰言不用則只有去耳人
稱其鯁直陞義州府尹以親老褫復擢授水原府使其政以祛弊蘇殘爲
務移忠淸道觀察使以親老辭　上命抑情往赴尋命復兼牧之規以便
將往公感激卽行簡騶出巡詢問疾苦聽斷明詳關節不行未幾臺臣以
公水府時濫卒追論請罷　上始以觀過知仁慰藉之旋許其褫歷掌隷
院判決事禮曹參議承政院同副承旨是秋　上猝引進辛壬餘黨以闕
比爲敎特罷數三臣而公與焉納節歸水原村舍感風痺羿疾入城以戊
申三月十九日卒年五十四訃聞吊賻如儀五月四日葬于龍仁光教山
負壬之原慶州之金出新羅太輔閼智自左賛成稱始入本朝累傳至元
立文科以直道見忤官止府使府使之孫參判諱載顯以廉謹著考諱胤
豪縣監其配牛峰李氏吾從祖都正諱翮之女仁惠有婦道公娶錦城林

氏都事世恭女三男樂曾文科正言次樂祖生員蔭仕縣監次樂天未冠
而夭女適士人俞彥伋公容貌英秀辭氣明快外無矯飾內絕崖岸其事
大夫人務爲和順晩極志物之養以家世清素常恐或忝歷典州藩不改
先人廠廬惟致美於墓隧之役其立朝風采可觀常謂阿諛順旨士大夫
之深恥故在藩時屬縣有以麥穗之兩三岐者稱瑞以獻輒抑不奏其爲
臺諫遇事敢言言議峻正絕無婞婀態端居杜門守靜不與人驩逐其視
昵附權勢者若將浼焉是以骯髒自喜於世寡合雖優於文辭而終不與
瀛選知者盖莫不稱屈且公才具敏速足以需世而天又不假以年卒不
能有所展布嗚呼惜哉公沒而大夫人猶在堂益可悲也余自幼少從公
遊以至白紛如矣今於樂曾之請墓文也義未忍辭攬涕而叙之系以銘
曰剛果之質敏達之才飛不盡翰胡命之乖平陂榮辱素操不回舉世婞
婀習俗日頹如公言議何處得來刻詩陰墟維以志哀

墓表

不肖孤樂曾

府君諱礪字用汝姓金氏系慶州贈戶曹參判工曹正郎諱敏斅贈貞夫人全州李氏曾孫都承旨諱載顯貞夫人靑松沈氏之孫贈吏曹參判縣監諱胤豪貞夫人岑城李氏之子降于崇禎後乙卯四月九日中乙酉進士癸巳逌　寢郎闡大科自是宮僚則爲說書司書文學弼善兩司則拜正言持平執義閒歷騎省之員外國子之亞師亦嘗銜命北庭癸卯忤凶黨遷南荒乙巳超資隋城丙午觀風湖右丁未連除銀臺叉判事隷院參議儀曺幷未拜以戊申三月十九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五十四嗚呼痛哉貞夫人錦城林氏都事諱世恭之女擧二男一女男長樂曾文科正言次樂祖生員縣監女適俞彥伋樂曾一男三女洪疇泳李址遜其壻也餘幼樂祖二男一女幷幼俞之一女李商宅嗚呼此府君生卒科宦世系子孫之槩也若夫懿行美蹟固將載之穹石玆不用疊

挽詞十四　　判書徐命臣

少小床前問字時先公志業我深知滄溟寶樹空淪彩祗得階庭種一枝

都是精神七尺軀何曾小事有糊塗秋風大隱窩中夜談笑欣然對玉壺

中歲科名尙不遲斯文更着一層奇揚淸激濁平生志惟許當時士類知

龍樓慷慨闕遺陳鶴禁從容啓沃頻可笑壁門諸學士孰知依樣畫葫人

密密辛壬禍網張南荒千里復南荒繽然一片崑山玉劫火焚來質愈剛

陽復首收第一流大夫高秩劇分憂撫摩隋鎭八千卒巡察湖西五十州

浮世功名少好緣飄然歸臥海西堧任他大事纔兒弄春雨催耕壠上田

狂塵飆發暗湖畿隴斷藩侯左右睎此際倘敎公措置九重何事警宵衣

聞道瓊園折稚柯要將數語慰西河臨書未就凶音續抆淚還成薤露歌

監司二品亦崇班不恨春光一夢閑最是高堂餘鶴髮號呼一夕淚盈顏

縞車白馬暮江干缺二字欒欒見素冠十載中間哭三世千秋悲切退之嘆

淒涼花樹舊堂前惟有東風吊一一連他日重過阿峴路墻頭屋角摠堪憐

泉臺歸侍一堂中至樂還應也洩融若問舊時門下客爲言今日祇空空

曉天丹旐遠悠揚松栢先山啓壽藏執紼今朝送公地哀詞斷續不成章

跋

右我七世祖考雪齋府君文集從祖父一愚公所裒捜而巾衍者雖此寂寥篇章心血所注亦足見其節行而終不可泯沒無傳矣不肖兄弟追入若干首幷添附錄請石農吳公棱序而入梓實遵先考月潭公遺教而不及成乎無恙之日曷勝悲痛六世祖晩遯公遺稿亦散逸不多故謹附府君集末盖公之丁酉壬寅二疏實爲扶正斥邪之大義而丁疏則今幸抄略於　肅宗實錄而壬疏則竟失而無傳甚可恨也後之人其或隨得而追入哉府君歿之二百九年丙子八月日七世孫學周謹識

晩遯遺稿目錄

疏 啓

同太學諸生辨郭萬績之奸請禮召儒賢疏略
同太學諸生斥金一鏡韓配夏追尊私廟議兼訟尹公志述寃疏
辭正言乞覲病親疏
在咸悅辭正言兼陳情疏
因李顯弼事引咎辭職疏
辭持平疏
辭正言兼陳事疏
請罷江界府使柳經章啓
請罷京畿都事宋昌明啓
請汰戶曺佐郞姜杭啓

請汰　貞陵參奉俞彥徽啓
避嫌啓
請削黜前大司憲宋成明啓
避嫌啓

書

與再從弟仲取樂善○二
答或人

祭文

祭從叔父潛齋公碇文二

墓表

先考墓表

行狀

先考家狀
從叔父潛齋公行狀
詩
帶諫銜時拜南原先塋家弟亦自咸悅任所來諸宗咸集呼一絕以示
題江西日哦亭
隋城鄉舍隨時敘懷 七
秋景寓懷
鄉居
奉別魚侍郎丈有龍赴燕賀至 二
放吟
退居示人

冬夜風雪獨坐

對鏡

梳頭

舍季昨赴大科會試夜坐待榜

登拱北樓

村居四時幽事三十二詠

赤小豆

大豆

菉豆

蕎麥

水荏

脂麻

敬次王考新寧府君原韻 三
次竹泉韻贈萬癡金公遺孫

附錄

家狀
墓碣

晚遯遺稿目錄

晚遯遺稿附

疏啓

同太學諸生辨郭萬績之奸請禮召儒賢疏略 丁酉九月二十二日

臣等於向日伏覩我 聖上答 邸下再疏之批以爲事關斯文顧不重歟予志汝遵莫之或撓嗚呼仰惟 聖上擧一國之政聽於 邸下其所託重豈無多少義理而所以尊先正明是非之意付託丁寧吾東方無疆之休其基於此矣今右議政權尙夏即先正嫡傳而又是我 殿下禮遇之儒賢 邸下之上承 聖志追隆先正而推以至於敦禮尙夏者又當何如也臣等竊伏念尙夏養德山林四十年餘矣其學問淺深造詣高下非臣等末學所可窺測而其爲士林宗師一代儒賢則我 殿下之所嘗深知而有一見之願者也 邸下受 殿下付託之重代御萬機此正邸下勵精圖治之一初也禮召儒賢講學論政尤今日第一急務必須期

回遏心致之朝端然後上而搢紳有所模楷下而士林有所矜式比如時雨之潤而萬物蒙其澤矣泰山之厚而功利及於人矣此臣等所以冀
邸下之竭誠召致以延國家生靈之福也嗚呼 邸下疏批中 聖教是非明白義理正當雖在巖穴之士莫不鼓舞聳動願立 聖明之朝贊
邸下之政當此之時若能殫誠盡禮招徠倘夏則庶有來思之望不意有郭萬績者以極糊塗之說欲售眩亂之計敢以向日 聖教歸之於不當敎而敎者臣等竊爲之駭痛也萬績之意以無彼無此依阿中間者看作執中此實朱子所謂雜薰蕕氷炭於一器之中而欲其芳潔者也今者
聖明在上是非既明邪正已判則固無更俟於別件執中而已執其中矣苟能持此已定之義理無或少撓磨以歲月恩怨剝落則紛紛之論自歸蕩平矣彼萬績儱侗之見曾不見到於是非源頭則固不足以此等義理責之而末乃以奸黨構殺先正與今日明正之處分共貫同條欲實其互

開之悖說言之謬戾胡至此哉　邸下於此若不明言顯斥竊恐向之皷舞聳動者必將長吁却顧或疑　邸下所以尊先正之道有所未盡矣臣等所以明言顯斥者乃所以重先正之道而重先正之道乃所以進儒賢之路也

答曰日者批旨亶出尊先正明是非之意不料謬戾之言出於臺閣之上而欲售其眩亂之計用意則深極可駭痛覽此多士之書痛辨邪說義理甚明益勤儒賢召致之請可見爲國之忱而言亦切至深用嘉尚余當益篤誠禮期回遐心焉

同太學諸生斥金一鏡韓配夏追尊私廟議兼訟尹公志述寃疏 壬寅正月○疏本失傳

辭正言乞覲病親疏 丁巳

伏以臣稟性拙迂言議巽軟本不近似於諫諍之姿而既無情病之可控

不敢無故而違召唐突出脚罷勉諳臺瞻傳已毛之故紙尾陳寂寥之數事而言不見孚致勤　聖教引避縮伏恭俟物議置之立科誠是意外因仍蹐冒萬無是理而抑又有情私之萬分煎迫不得不疾籲於天地父母之前者臣之承重祖母今年八十有四無他子女依臣爲命臣之偏母齡又望七素抱痼疾而見方俱在臣弟咸悅縣監臣樂祖任所臣連以病故久曠省覲離膝之懷旣難自抑倚閭之望當復如何臣之情理實無一日離捨從宦京洛之勢而第以職事所縻有難任情冒控私懇亦涉猥越趦趄至今矣昨暮得接衙書兩老人俱以輪感證候不輕而偏母加以宿疾添谻於挾感之餘氣息綿綴藥餌罔效病裡倩書催臣來見臣聞此報精爽飛越方寸焦熬至情所迫他不暇顧投進短疏徑取南路而顧此職名未及卸免任情擅行厥罪亦大仰惟　聖朝以孝爲理如臣情私在所矜惻伏乞　聖慈曲賜諒察亟命鐫褫臣職仍治臣擅行之罪俾伸私情以

彰法紀不勝大願臣無任瞻天望聖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其勿辭往省焉

在咸悅辭正言兼陳情疏

伏以臣於間者投進一疏徑取鄉路雖出於私情之萬分煎急而揆以義分惶恐則甚及承 聖批諭之以勿辭教之以往省臣攢手北望疾馳南來扶將兩老相對感泣而第以職名既未卸免下土亦難久淹豈不欲俟憂少間便尋歸路而顧此母病源委已痼劇歇無常要之一月之中寧日不過若干近因風氣之乖和加以寒感之爲祟證候迭變眞元澌綴臣日夜扶護左右藥餌不但目下形勢實難離捨於跬步之間前頭趨朝將不知遲却幾箇日子雖閒司漫官固不可如是虛縻況念所帶職事何等緊重豈宜一任其曠瘝而不賜變通懇乞 聖明亟命鐫褫臣職俾得安意救護千萬幸甚抑臣仍竊伏念親年七十一子歸養昭載於 國典有以

見　祖宗朝崇孝念老之政曲軫夫天理人情之當然者如臣情理之宜
在歸養求諸今日朝紳想無與之爲伍惟其懇迫情私宜有一番陳徹而
顧以新進眇末通籍屬耳固不欲以猥說瑣懇輒瀆天聽趑趄囁嚅不敢
發口矣第自惟念君臣猶父子也爲人臣子有此至迫之情而不得見憐
於君父則更於何處告訴臣本世祿之家策名科目原其趣尙不是高蹈
名塗進取豈曰浼浼而只緣承重祖母年迫九耋崦嵫暮景餘者無多望
七偏慈病疢纏身衰謝懍懍便同篤老居常菽水之供病時藥物之節必
須臣之躬自料理手親執勞而至若朝夕茶飯老人亦必待臣而擧匙則
臣其可一日離側而爲從宦之計哉故自出身以來每謂幸而得一小縣
以便甘毳之奉庶可無憾於此心不然則毋寧絕意遊宦服勤就養亦不
至得罪於仁孝之君子區區情願不過如斯而至於淸塗近班非但人器
不相稱似盖其事勢自多罣掣臣之一身去就誠爲十分維谷臣每誦古

人事親日短事君日長之語實不勝先獲之感而自然流涕臣之情事亦云慽矣伏乞天地父母憐臣衷私不比他人察臣祈懇非出假飾特依國典永許終養俾盡子職仍命選部姑解朝籍以敦孝理則臣當長與兩老人歌頌德恩隕首結草謀所以仰酬其萬一惟此寸心神實臨之臣無任瞻天望聖涕泣懇禱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其令該曹稟處其勿辭察職

因李顥弼事引咎辭職疏

伏以臣猥將至迫之懇仰瀆盖高之聽庶幾孝理之世或蒙體下之恩瞻望雲天日夜翹企不自意溫批下宣特命稟處是賤臣區區情私有以見憐於天地父母而俾欲遂其至願也臣闔門感泣不知死所而第以所辭本職竟靳許副臣於是愕眙失圖徊徨罔措理宜進身輦下復申號籲而見今母病有加無損痰火既熾脾泄兼作食飲全却而登溷無算眩瞀特

甚而貞元斷絃懍懍焉有朝夕之憂焦迫私情既無頃刻暫離之勢言責重任已至數月虛縻之久去住誠爲兩難進退未免狼狽與其遺親而重不孝之罪毋寧任情而被逋命之誅故不忍捨此床第之身遠赴半千之途而伏聞間者　聖體不康至設候班而轉動無路義分掃地惟有跼蹐兢惶恭俟威罰之加而臣既邈在窮陬湯憂爛煎凡係朝奇殆同聾瞽晚始得聞因李顯弼事論說大起而筵敎截嚴責耳目之冢參儒疏迭發斥三司之不言臣雖入臺未久旋因親病荅黃下鄉然亦嘗數日行公矣若有可言宜效其責而泯默無言自速譏抨若論不言之罪臣無獨逭之理而譴罰不加官銜自如揆以綜核之政豈不乖舛之甚况聞三司諸臣以此引義相繼坐罷而臣則只以在鄉之故應褫之罰尙縻身上有如芒刺之纏繞誠難暫時堪耐情危勢蹙他不暇顧不得不又從縣道輒煩疾籲假寒之誅益無所逃伏乞　聖上憐臣不可抑之情察臣必宜褫之義亟

賜斥黜仍降譴何以謝人言俾靖私義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持平疏

伏以臣曩叨諫職咎速不言臺抨峻發罰勘褫罷至今追思愧悚靡措而持憲新命又下意外負罪賤臣何以得此臣誠驚惶感激罔知攸處也念臣區區情勢決不可復玷言地自壞廉義之大防而當此之時臣子分義亦有不敢他顧者理宜一謝恩命少伸惶感之私而面部毒丹閱數朔出入死生之餘加以胃痰挾感肆頑膈氣痞塞呼吸難通頃刻之間若將隕絕　先陵行幸只薄一宵而身貼床笫計斷蠢動末由奔走陪扈於屬車之塵有臣如此生不如死玆不得不疾聲哀籲於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亟命鐫褫臣新授職名仍治臣稽謝之罪以嚴邦憲俾安賤分不勝大幸臣無任戰灼俟罪之至

辭正言兼陳事疏

伏以臣之情理有難離捨篤老篤病之人故南住之日居多間因有故西
上途觸風寒感傷非細行到水原證情陡劇僵臥田舍殑殑欲死之中忽
伏承諫坡除命馹召遠辱臣病裡蹶起祗受有旨含恩而感揆分而怵非
不欲自力登程而呻楚轉甚蠢動無路調治累日始得少間僅僅扶曳纔
到城外而顧此所叨之職是臣自畫之地敢控難冒之情勢以冀　聖明
之照察念臣姿性巽愞知識茫昧本不近似於言議之任初不自量唐突
出脚顚頓狼狽理所必至畢竟打乖臺體至速僚拌靜言思之令人愧死
蓋伊日　聖批雖異常例既許下教于入侍則臣之愚迷初未見其可避
然臺閣處義可以避可以無避避則近激不避則近渝臣之不避終有歉
於寧激毋渝之義譏議之來固其所也噫臣前入言地既被不言之誚後
叨憲職又遭不避之斥毋論本事之如何其疲軟不職之狀槩可知矣堂
堂淸朝顧安用如此諫官區區微諒亦何忍澒涊復進臺端一步即臣鐵

限寧伏逋慢之誅决無承膺之理設欲貪榮冒沒其如公議何其如大防
何懇乞天地父母曲加矜察亟許鐫褫仍命選部勿復檢擬俾安賤分以
勵臺風不勝幸甚臣旣不以言官自居方且控免之不暇宜不敢有所論
列而竊不勝其惓惓敢此附陳庸備澄省焉竊念自古人君莫不厭亂而
願治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何也爲之未得其要行之未得其術故耳
我 殿下之憂勤圖治者今幾年所內無聲色貨利之累外絶馳騁弋獵
之娛講學則朝晝之不足而繼之以夕勤政則宵旰之忘勞而或至待朝
憂朝象之潰裂而苦心調劑憫黎元之困瘁而至誠懷保擧國臣庶莫不
拭目翹首佇見至治之成然而天心未豫而灾異疊見民力已殫而惠澤
不究妖訛互煽而民有土崩之形心口不應而朝無寅協之望上下姑息
大小恬嬉以容默爲得計以忠諫爲多事似此氣象與衰世危亂之國不
甚相遠若使因循牵架不思所以大驚動大振作則將見終未進於治平

而徒日趍於亂亡而已可不懼哉嗚呼今日者政　殿下可以有爲之會也玄陰已窮靑陽載回在天道則有小往大來之理在時運則有傾否回泰之數在人事則有遷善自新之義惟玆三者之責都在　殿下之一身殿下曷不懋之哉噫已往不諫而方來可追　殿下試於歲之正月之朝平心舒氣默檢宿昔之所爲必有懊悔山積子諒春噓者矣苟能因此一念之始而懲窒遷改奮發圖新如火之燃若泉之達則至治之興必有事半功倍之效然爲之有要行之有術臣雖不佞請以當今最要者爲　殿下條陳焉其一曰講義理以正　君心臣聞天下之義理難窮一己之私欲易熾夫以易熾之人欲掩其難窮之義理故義理之公率無以勝夫人欲之私而心便不正矣是以古昔聖王居敬窮理持守此心無怠無荒兢兢業業雖在燕業蠖濩之中紛華波蕩之際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上帝若臨淵谷一念之細謹以察之一事之微愼以行之曰此天理歟

此人欲歟果天理也則必推而擴之無使凝滯果人欲也則必遏而絕之期於淨盡然而猶恐其察之未精而或有差失也行之不愼而或有過誤也於是勤問學之功以資講劘別諫諍之職以取規箴故義理精熟心法自正一人之心旣正則天下萬事無一不由於正譬如表端而影直源淸而流潔此先王之治所以精粹純白無些瑕疵而其遺風餘烈皆可以爲後世法程也臣未知　殿下所以居敬窮理持守此心者果如古昔聖王否乎若其隱微之地運用之機有非賤臣所可仰測而第就其發見於擧措辭令者言之心有所忿懥而不得其正者有之志有所偏倚而不得其中者有之臣愚死罪　殿下正心之功無乃有歉於古昔聖王而所謂天理者猶有未純所謂人欲者猶有未祛而然歟伏願　殿下勿以窮理正心之說爲厭聞之腐言而一劒兩段於公私理欲之分使政令施爲悉出於光明正大而無纖芥計較之私以致人欲退聽天理流行則堯舜執中

之治可以一蹴而到豈不休哉其二曰和宮壼以綏福履臣聞在易家人之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夫家人之義宜莫過於篤恩義三字而必以正倫理爲先者誠以倫理旣正而後恩義可篤未有倫理不正而能篤恩義者也盖閨門之內恩常掩義雖以英雄之姿尙有困于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馴致倫理之不正故古之聖王必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宮闈之內皆有以服吾之德畏吾之威然後於是乎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而夫婦之別嚴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名位之分定內言不出於外外言不入於內請謁不行讒缺不售后妃有關雎之德而後宮無春色之譏貫魚順序樛木播咏則其所以正倫理而篤恩義之效果何如哉伏願

殿下源體家人之義益軫修齊之治正倫理則使上下內外之分截然有嚴篤恩義則使宮庭閫闈之間沕乎無隙以致和氣可掬百祿是遒則豈不盛哉其三曰崇道學以作士氣臣聞道學之在人國如元氣之在人身

元氣喪則人隨以亡道學廢則國隨以傾此必然之理也噫周公旣沒千載無善治只有在下之眞儒濬源導流發蒙闡幽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謂之斯道道之或行或否而其國之一治一亂係焉故自古願治之君莫不崇尙道學尊禮儒者以闡明斯文振作多士盖道學之名雖似高遠而難行然其實不出於日用彝倫之間儒者之言雖若迂闊而不切然其要不外於聖賢修齊之治捨此而他求則功利而已流俗而已奚足與論於治道哉嗚呼我　殿下聰明睿知卓冠百王講學求道對越賢聖平居所自期者恥爲漢唐以下雜伯之主每以堯禹湯文爲準的則是宜崇儒尙賢出於至誠尊德樂道可與有爲而　三朝禮遇之先正至於斥呼姓名不少留難云臣聞來不勝慨然憂歎曰天未喪斯文則以我　聖學之高明寧有是哉因儒臣之批始知爲過傳之言玆實斯道之幸然無乃平日尊賢之誠終欠篤確故致此云云之說耶伏願　殿下必自反于躬勉焉

以斯道之重自任崇尙儒學篤信先賢挽出三古之王道皷舞一代之士氣俾斯文增光世道有幸焉其四曰卞忠佞以明好惡臣聞諸葛亮之告其君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噫自古人君孰不欲近忠遠佞樂興隆惡傾頹也而畢竟忠直自疎便佞自親病國敗政相隨續而莫之悟者抑獨何哉良由君心不明好惡失正喜逢迎而憚違拂故爾倘使卞別之克明好惡之得正雖有佞臣百輩何自以入哉夫明白坦率質實直截者忠也糾結回互暗昧倏忽者佞也無所計較敢言不諱只欲格君心之非者忠也先意順旨苟冀無事只欲固一己之寵者佞也此如陰陽黑白之相半氷炭薰蕕之不同今以　殿下則哲之明豈難卞別於斯而竊意　殿下自用聰明而無從善若不及之量低視羣下而有予言莫敢違之意夫從善若不及之量久則欲辟于志不能求諸非道

而便佞者駸駸然易進矣予言莫敢違之意勝則言逆于耳不能求諸道而忠直者矻矻乎難入矣嗚呼可不戒哉伏願　殿下鑑之以至公察之以至明聽其所言觀其所行何者爲忠何者爲佞使之一一莫逃於淵鑑之下知其爲忠也則必引而進之知其爲佞也則必斥而遠之使君子得與小人脫跡則好惡得正而朝著永淸矣其五曰明是非以建皇極臣聞書曰無黨無偏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平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無黨無偏者中之謂也無反無側者正之謂也合中與正而言之只一箇是字已王者能討得這箇是處建極于上則其在下之人不敢有偏黨反側之心而歸其有極矣臣未知我　殿下所以建極于上者果能討得這箇是處而使一國臣庶咸歸於有極否乎噫　殿下深懲黨比之禍要做蕩平之治其苦心至誠有足以感天地泣鬼神者然臣以爲　殿下徒有祛黨之心而不知祛黨之道何也天下事理自有是非之別人之本心亦有是

非之正惟其是是而非非乃心之正而理之當也孔子曰擧直錯諸枉則民服盖心不失是非之正然後擧錯得宜人心乃服也若無所卞別而惟務幷容則是出於有意之私不循自然之理故是非枉直紛然雜糅失其中正而民無所取極矣以　殿下明睿之照察理已熟凡於天下之是非卞別無難則何不一番明白曉諭曰某事如此此則是也某事如此彼則非也曰是曰非粹然一出於天理之正而無有毫髮私意之錯雜則今日廷臣雖甚無狀豈不心悅誠服革慮改觀咸趍於　殿下之極哉惜乎聖慮曾不出此而每下兩非之敎曰此固非也彼亦非也彼此均失爾何敢言嗚呼兩非二字其能打破百年痼習而使之協恭和衷偕至大道乎殿下試將廣諭前後較看朝廷爻象其果如何以臣所見其後反不如其前今日殆甚於向日寧不寒心且臣於在鄉時適見權纁之疏論大僚者其所臚列罔非可駴可愕而其中所謂末世人君當以權數事之一邊得

罪吾輩可以專權之說若非病風喪心之人似無肆口倡言之理而縡乃質言於告　君之辭此實世道之一變怪　殿下如以縡言爲彷彿則大僚可退而不可進之也若明知大僚斷斷無他而專出於縡之構揑虛無則縡可罪而不可貸之也　殿下始旣罪縡而旋因大僚引文彥博古事陳請而宥之云大僚雖以事關自己强引不襯之喩　殿下之所以處分於此者不宜若是囫圇也今大僚復入政事堂而縡亦終至無事是亦不幾於無所卞別惟務幷容而失其是非之正者歟臣竊慨之伏願　殿下擴乾坤之大公昭日月之至明凡於大小是非洞加卞別昭示黑白俾一世咸造於大中至正之極無敢懷偏黨反側之私則保合之功可成而和平之福自至矣其六曰愼名器以淸仕路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官匪其人則濫竽之誚興人不稱職則鵜梁之詩作毋論大官與小官皆所以代天工而治天職者也是以明王必愼於此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官

不必備惟其人而百僚相師庶職毋曠矣我國用人之制雖不及古昔若其[缺]踐歷而試功庸漸次進用乃是　祖宗朝美規也近年以來陞擢太頻登庸無漸至於金聖應之出身未幾擢長西銓李益炡之登第屬耳超秩承宣而極矣夫以兩人之地望循序而進無所不可則何必超躐之至此以啓僥倖之路乎臣恐　殿下所以寵兩臣者適所以賊夫人之子矣且伏聞近日廟堂有不次之薦云此固出於不拘例規惟視才德之意而名器既重知人甚難孟子有言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諸大夫與國人皆以爲賢則宜若可信矣猶且深察而灼見其賢然後用之則其難愼之意可知夫不次之遷破格之除朝家所以待非常之士者今以一登薦剡不復考其名實而遽畀重任則恐非孟氏之意也至若初仕之歧猥多而蔭路不淸雜技之流間錯而官方多淆玆實當今之痼弊伏願　殿下另飭銓曹不

次被薦之人姑試相當之官明知其有可用之實然後徐議其任別擇初仕必擬知名之士愼簡正直勿許雜流之進以重名器以淸仕路其七曰尙節儉以裕國用臣聞奢侈之害甚於天災節儉之效可以裕財財出於民厥數有限用在於國而其費無極以有限之財當無極之費而不知儉以節之則幾何而竭是以古之明君躬行節儉以敷國用衛文公身服大布則致革車三百之盛愼夫人衣不曳地則有腐粟朽緡之謠尙儉之效有不可誣也我　殿下之在宥于今十餘年間池臺高樓之役臣未之見也奇巧玩好之進臣未之聞也昭儉之化庶幾自上達下由內及外而閭里之間奢僭轉甚士夫之家華侈成俗服食器用鬪新競奇而曰此宮樣也此闕內制度也盖宮中之所好外間慕效故也此何異於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之譏乎由此推之無乃宮中不能仰體　殿下之儉德而
殿下之儉德不能感化宮中之侈風也歟內司之設專爲宮中之需用而

人主謬爲私財典以私人殊非宮府一體之意故自前名臣碩輔之所請罷而不得者則到今雖難遽革然宰相旣不得以式貢均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考其在亡日銷月耗徒歸尾閭之泄豈非可惜之甚乎噫人君蓄有一國倉廩府庫莫非　殿下之財則　殿下之取用於內帑何異取用於版曹然而內帑之財所以須宮中不時之用其取用之便與版曹有間此所以自　祖宗朝欲罷而不罷者然若其自終會計則不可不使版曹知之欲望自今以後每月之終自內司移送用下文書於版曹更爲考算成貼入啓俾爲定規則非但所以防耗蠹之害未必無補於節用之道而亦可以昭示王者無私財之意其爲　聖德之光豈不度越千古伏願殿下斷自宸衷快許施行崇其儉素務在節損痛禁宮中之侈習丕變一國之奢風俾俗尙返朴公私俱足焉其八曰重字牧以固邦本臣聞先儒之言曰國家之安危係於生民之戚休生民之戚休在於守令之賢否漢

先帝亦曰民所以安其田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而訟理也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言其知要哉是以周之六卿分理六鄉漢之三公先歷三輔誠以人之才器必先試臨民之政然後可以得其實故也昔先正臣李珥亦陳重外任之請曰文官之初授六品者請試吏治在臺侍之列者輪次補外觀其政成驗其賢否然後還除內職循吏則超擢之使一時登庸者多出於州郡又曰若使出入臺侍者處乎列邑之間曉夕有還朝之望則彼貪吏之環其邑者畏其威聲必知自戢是擇一人而使衆人止惡也先正之言亦周漢之遺意也近日 聖上憂惘元元申擇守令之教每下銓曹而銓曹之所以奉行未能皆如 聖教而生民之受其害者多矣盖我國之設置州縣大小既不均一豊薄亦且顯殊稍豊之邑例歸知名之人至殘之縣多差疲庸之流知名者以其前路尙遠故厪盡其心力疲庸者既無自好之心徒知肥己之利侵漁掊克無所不至均是一

國之民而有庠矣罪焉伏願　殿下體周漢之遺意服先王之格言毋論官資之崇卑無問州縣之豐薄多以出入侍從之人輪回塡差以爲試其實政之地而郡邑之最殘薄不成樣者稍稍合附於隣邑而擇人而命之以責撫摩之效則庶得固本之道矣其九曰教　儲君以成德性臣聞先正臣趙光祖陳說經筵曰　元子年歲稍長知識異常不於今日預爲後日繼承之基則積久之業喪敗不難矣先正臣李彥迪亦陳進修之規曰元子今雖在襁褓生禀異質岐嶷夙成必有異於凡人教養之道不可不預爲之備臣竊伏念　春宮邸下過二日則恰滿四歲矣以常兒例之則纔學言語之時而竊伏聞天姿卓異玉質夙成云無乃將成大聖之資乎方今爲　宗社生靈萬世之計者莫大於教養　儲君而教之蓋亦多術謹以八條獻焉今夫閭巷之兒纔不以繒帛爲衣固出於愛之甚而惜其福也閭巷之兒尙且惜福況　儲貳之重乎衣服之制宜從儉素毋取華

靡昔周武王爲太子而嗜鮑魚太公不與曰鮑魚不登於俎豈可以非禮養太子飲食之節宜取惟正毋進邪味召公之戒成王曰毋玩細娛玩物喪志蓋玩好之物足以移人如什器之奇巧者不宜置諸坐側孔子曰博奕猶賢乎已所以深警遊惰非謂博奕可爲也如今俗所謂骰子之小戲亦不宜教之使習保傅篇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至若保母及奉侍之人必擇溫良恭敬有德行者俾有薰陶之益朱夫子曰獨使近習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奇衺雜進之害乞毋使小宦無識之輩與之褻狎戲慢習聞鄙俚之言程子請以士大夫幼子侍太子此雖難行於今宜令春桂坊僚屬常常進見觀其遊戲而教導之使其自在幼冲已有親近賢士之心唐太宗之教太子遇物則輒誨之此事正好爲法今自　上亦宜親教善事至於古人嘉言善行帝王良法美政反復常說雖未盡解耳聞習熟與智俱長隱然之中必有所益伏願　殿下逐

條采施俾爲蒙養燕翼之圖焉其十曰畏天戒而修人事臣聞董仲舒之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而譴告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又曰自非大無道之世天必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强而已旨哉言乎臣嘗見之古史治亂之跡已著則災異不作災異之作必在於將治將亂之際有以見天心仁愛人君欲使遇災恐懼側身修行轉災爲祥止亂致治也厥或諉之以適然應之以文具了無兢畏修省之實則於是乎因其自傾而覆之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噫災異之作何代無之而未有甚於近日上則乾文示譴日月星雷不順其軌下則人心洶駭興訛懸榜無所不有至於子弑其父奴弑其主而人倫之變又極矣臣未知何樣禍機潛伏於杳冥之中而天災世變之疊出層生乃至於此天道深遠而難見雖未知其某災爲某政之召某變爲某事之應而皇天之仁愛我 殿下欲使恐懼修省止亂而致治則灼然可知殿下其可不洞洞屬屬克盡其在

我之人事以副上天玉汝之意乎夫變異之始作也莫不驚動憂懼及其變異屢作而無朝夕之應則又狃玩而漸弛其畏謹之心殊未知其應遲者其禍愈大及至患難大作君臣上下泣涕漣如而已無奈矣目今南北無釁方內粗安然顧安知意外之憂乃在不聞不覩之中耶況自十數年來世道人情無一可恃而凶餘殘孽之狙伏蜮伺者又不知其幾何則其扇誘簧言撓惑民志者亦安知非出於此輩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撤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誠以先事而能豫爲之備則縱有奸孽之萌可以潛消也今豈可謂目下姑無形顯變怪不足過慮而不思撤桑之備乎伏願 殿下見之於無形察之於未萌嚴恭寅畏對越神明應之以實不以文持之已久不以暫必以迓續景命鎭服人心爲期亦宜咨諏善道講求長策戒飭防堡稜剔萑蒲恒若非常之患迫在朝暮者而罔或有狃安苟度之意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物怪人妖自然帖息向所謂

轉灾爲祥止亂致治者庶或可驗矣噫臣所條陳十事者言雖陳腐意則懇款惟　聖明恕其愚而納其忠焉臣無任激切禱祝之至謹昧死以聞

請罷江界府使柳經章啓 丁巳四月十二日

守令之有物議則自處者自是廉隅之當然江界府使柳經章旣被臺參則雖有催赴之朝令在渠之道唯當自處之不暇而不有臺言晏然冒赴其在事體極爲寒心經章臣固未知其爲人之如何亦未知其居官之如何而只此一着大關後弊不可以事往而置之請江界府使柳經章罷職

請罷京畿都事宋昌明啓

外方相避之法都事與守令爲相避則未赴任都事之請遞例也京畿都事宋昌明與長湍府使趙廸命爲四寸娚妹親在法當避而昌明乃出而肅命若曰初不知其爲應避則事甚朦朧若曰非不知其爲應避而姑且出肅以爲追後呈遞之計則迹涉苟且身爲名官處事如此其在官師之

義宜有規警之道請都事宋昌明罷職

請汰戶曹佐郎姜杭啓

三曹郎一窠各以文臣塡差法意有在不可不各別擇差而至於地部爲任自別則其不宜以名爲文官而苟然充差也明矣戶曹佐郎姜杭地望旣輕名稱未著及授本職物情爲駭久而未已請戶曹佐郎姜杭汰去

請汰　貞陵參奉俞彥徽啓

寢郎是蔭路選職在所另擇而新除授　貞陵參奉俞彥徽曾在辛丑謟事世良代寫凶疏見棄公議特以年久之故厭然掩其疵累濫通仕籍輿論莫不駭憤如此之人不可不嚴其堤防請　貞陵參奉俞彥徽汰去

答曰不允柳經章事其涉太過俞彥徽事此等之習其所不取罷職事依啓

避嫌啓

臣於見職極知萬不稱傴而感激黽勉出肅而草草數件之啓未足以塞一日之責孤負　聖明愧恧深切矣及承　聖批誨責備至一則曰其涉太過一則曰其所不取臣於是竊不勝訝惑之至凡百除拜之人少有物議輒皆自處者蓋以廉愧不可放倒故也柳經章雖是武夫亦豈無一段廉耻而旣遭臺參晏然樂赴者其爲輕臺閣而辱朝廷甚矣請罷之論猶云未滅則臣誠不見其太過而至若俞彦徽之代寫賊良之凶疏其爲失身孰大焉爲士而先失其身則將無以自行於世况齒之衣冠之列乎除目之下物情俱駭故臣果採公議有所刺擧而斷無他意於其間則其所不取之勤教臣實愚迷不敢知　聖意之何居也噫臺閣者人主之耳目也人有自塗其耳目而能視聽者乎今此么麼武弁微末蔭官之小小刺論略略抨彈者　殿下猶不即賜允可反示訑訑之色將焉用今日臺閣爲哉臣竊爲　殿下惜之臣以眇末新進初入臺地纔發疲薾之啓

反承未安之教誠無面目可抗於臺端請命褫斥臣職

答曰勿辭

請削黜前大司憲宋成明啓 八月二十九日

天下之惡莫過於逆人人之所同讐人人之所共誅者也此而不討則三綱淪九法斁人不人國不國矣戊申惡逆實是千古所無爲今日臣子者所當沫血請討不得請則不止而時月之遲速有不足論也今者前大司憲宋成明乃於大誥廣諭之日不顧人臣沐浴之義積年爭執之啓一倂停廢無所顧忌春秋之法三尺之典於是乎掃地無餘矣此而置之則將無以討亂逆而植倫常不可以罷職薄罰而止請前大司憲宋成明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答曰其將下敎於入侍矣

避嫌啓 九月五日

臣於日昨以前大司憲宋成明創黜事與前掌令李行敏掌令申兼濟聯名發啓矣今者兼濟不爲簡問於臣而獨自停啓夫臺閣之規既與同僚行相會禮則雖是前啓之可停者必簡問可否於同僚議論歸一然後停之而兼濟則初既相議發啓曾無異辭而不復一番連啓亦不簡問同僚汲汲停啓者抑何意哉盖兼濟既知此啓之關係甚重始以一段公心不爲崖異之計而末乃牵動私意甚至於暗停重論誠不料今日臺閣之上猶有此等風習而臣之所以見輕於兼濟者更無餘地將何顏面晏然仍據於臺次請命褫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書

與再從弟仲取 樂善 ○己未

春氣不佳近日哀况甚似阻音稍久懸慮難狀從昨承外祖母訃慈堂宿

患漸綴之中遭此巨創情理之悲煎有不可形言而身且日前墜馬重傷
今至累日牽疼委頓厄哉奈何稚叔無恙否幸傳一音冷節光教墓祭某
條進參爲望貫目二級送之

答再從弟仲取

得奉手疏以審近日孝履支勝慰喜實多從對吏之厄置之不具道而爲
民得罪本所不辭且得任便休息還可幸也昨設小酌欣慶大矣第親戚
多集倍切愴舊之心奈何鷄秫之助良荷良荷但窮家何以能酬此等人
事還切不安也

答或人

向問深荷汨於職事未及裁謝歉嘆曷已即惟春和侍履調勝仰慰僕品
樂會省狀獲安私幸而惟朝家獻替臣職當然而凡逢掖之徒猶可言也
寧畏越俎而不言也古之賢達已然者匪一而拘於畏忌者何曾踐履耶

爲學之道亦在此上講究也然此等義理實難推尋而樂曾本性略學疎而見問至此深愧深愧

祭文

祭從叔父潛齋公 碇 文

維歲次戊午三月癸丑朔初五日丁巳堂姪樂曾慟哭敬祭于堂叔父通德郞府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叔父之棄小子月已再易矣葬亦有期矣慘怛痛毒之懷愈往而愈若不忍者誠以人皆有一死而未有如吾叔父之悲且寃人皆有同堂之親而未有如吾叔姪之愛之切故也所可言者塡臆塞膓非不欲宣之文字少洩此情而適承湖邑分憂之命賑荒事急行李忙迫未暇綿思構出稍俟之任安頓謹當緘辭致哀姑陳醪羞之奠用告終天之訣膓摧肝蝕有限如瀉嗚呼痛哉尙饗

小朞再祭文

維己未元月之望卽吾堂叔通德郎府君初朞之辰而從姪樂晳官守有係未由躬進使庶叔礁遙致雞酒之奠而文以告之曰嗚呼我家門族鮮少同堂之親惟叔與吾粤自垂髫同爨同學嘻笑怒詾挈提追逐中間事故一鄉一京雖暫睽違亦多合幷暨同筆硯童而白紛公能劬學大肆其力多識博聞辯若河決我性鈍滯隨得隨亡蠶希驥步千駑詎當公業博士稍拔白式時或善鳴以是終屈我才拙澁伏公汪洋晚年一第蓋亦僥倖三喪其耦今古攸稀嗟我叔姪最云蹇奇垂老無子亦所同病忝季之嗣我晚有慶胡同其瘁不同其榮豐嗇既偏玆理難明赤蛇之臘一宵厤山披卷討古挑燈話閒相望一舍後期源源會有除命赴召象魏及春還山忽奉遽報疾驅趨候色悲言苦亟入漢師邀醫來診馬首纔南訃者在門豐姿傲骨壽何不永高才巨筆奈無其命事關先代誠意篤摯敎在後生成就是期旣孝且仁衆所難企溪上誅茅晚計斯在一朝纏繞萬事悲

凉蜾蠃之祝庶幾類公身後幹當足慰地中我急便養江湖借麾歷路瀆綿文不宣哀日月其邁倏焉一期緘辭千里以洩餘恫伏惟英靈佇鑑微衷尙饗

墓表

先考墓表 見上雪齋集附錄

行狀

先考家狀 見上雪齋集附錄

從叔父潛齋公行狀

公諱碇字重汝姓金氏望於慶州累葉王新羅至敬順王諱傅國除逮我朝有諱稛策開國勳官左贊成封鷄林君謚齊肅公有諱新民知中樞有諱升卿大司憲父子俱爲　中　明兩廟朝名臣厥後連有簪纓高祖諱元立在昏朝抗言明母子義後以文科進官通政府使贈禮曹判書兩館

大提學妣貞夫人河東鄭氏勵節校尉應奎之女領議政麟趾之後曾祖諱斂斆工曹正郞贈戶曹參判妣贈貞夫人全州李氏忠義衛克匡之女領議政陽元之曾孫祖諱羲顯都承旨當己巳 坤位之變與陽谷吳公斗寅等上疏極諫妣貞夫人青松沈氏同中樞檜之女青陽君義謙之玄孫考諱性豪號素隱隱居求志敦寧參奉不就擬春坊極選妣恭人清州韓氏僉正志遠之女左議政應寅之曾孫公生以崇禎後辛未七月初八日終於戊午正月十五日享年四十八葬于龍仁甫羅山坐午之原從先兆也配慶州李氏縣監命佐之女白沙文忠公恒福之玄孫河東鄭氏府使俠之女烏川鄭氏學生纘明之女有一女未適人完山李氏學生夏益之女有一女幼公既四娶俱無子子從祖兄礭之子樂善樂善娶參奉姜奎煥女有一子幼公天姿眞率襟度夷曠貌豐而氣揚性厚而志潔自兒時已不凡甫齔而能屬文善書未冠而才器夙就儼然如老成人恂恂焉

無子弟過知中府君甚奇愛之常稱以稱家兒庚辰知中府君下世參奉府君廬于忠原墓側制終撤移于龍仁庄舍公并從之閉戶屈首益多讀書文理驟進詞翰屢曹偶記性聰悟絕人看文字五六行俱下一經涉獵終身不忘嗜學晚而愈篤焚膏繼晷手不捨卷所纂集皆淨寫忘疲不已圓卷而楷法亦精妙經史百家沈潛汎濫靡不貫該其爲文不鉤棘組繡以駭悅人眼目而惟其積也多故發也博操紙筆無甚經意立下數百言滔滔若不能止者而其閒自有幽遠濟宕之意一唱三嘆之韻最長於詞賦一切批纏以三都幽玄更潤色之以風騷往往有絕作至若騈儷之文所不屑然亦自圓熟出入庠序時或魁捷屢發解大小科而輒不利於再試人莫不以是稱屈然但視以科儒中巨擘則是淺之知公也公旣擩染詩禮之訓天賦又極孝順事兩親無違志家本清貧薄田不滿一頃臧獲亦甚鮮少而竭力治農以辦菽水韓恭人晚年患風痺爲就醫賃屋漢師

家貲尤益旁落而公日夜焦思多般經紀滲瀡能無闕或在他所遇小饌雖一旨一甘輒袖歸而供之其誠有足感動人其處前後喪咸以禮自持哀敬備至姊氏早歿而有一甥女撫愛無異己出每歎門祚衰薄後屬不能振刷慨然自任以成就之責築室山中扁以潛齋聚徒其中隨才授業嚴立宗講法而課之曰天若假我以年則吾宗後生其庶矣寒泉李先生居在同鄉閈而嘉之對人每稱賞不已云家藏世譜草本頗有缺遺參奉府君有意修明而未竟公克繼其志竆覔人家族姓譜而考之必得其詳補其缺而後已又以先祖鷄林君衣履之藏久失其處爲大恨據譜牒所載及其他可徵文蹟積年訪求果得一大葬於廣陵秋嶺之鷄林洞會宗黨而改封圖四標而志之然猶以未見可見之誌爲歉終身耿耿先山在帶方地後孫有歷葬者而因循置之已多年所知申府君前夫人崔氏早逝無後其葬亦在帶方還祔無期樵牧難禁公幷以爲深憾獨自擔當貰

馬馳往告官而掘去其壓葬之塚又推出崔夫人墓田之見失者而還之守塚者俾賴呵護蓋公睦宗奉先之誠多此類傳所謂篤近而舉遠者公有之矣始公之未立后也年雖富而身無恙繼娶又屬耳而公常以後事為念屬意於今所後者而必欲預定人或訝其為太早計則輒引胡文定故事為喩及其臨歿竟遂初計俾兩世之祀有託而所後者亦果克持其家可見其遠識之過人矣公雅不喜黨同伐異之論然當其剖析義理辨別淑慝儘激昂痛快無有底蘊或對可意人尙論千古理亂成敗往前異聞奇蹟亹亹窮日夜不厭至如文獻故實出處考據雖博雅老師所不能倉卒記得者公則不費思想言之沛然如決江河在座無不驚快其多聞多見常以為今世人或詳於前史而反鹵莽於本朝事豈不可笑遂裒輯國乘典故前輩文字稍係經綸者參以稗官野記隨手箚錄一日出暗草眎不佞曰吾之為此志則大矣奈無所用何吾幸不死而終能卒業則其

將擧而付之君俾資受用其言甚悲而所存則可知也方其病革之時不佞自麻山別業馳進省之則敎之曰吾病腦疽殆不起矣死生固有命君或試爲我尋醫否不佞卽日入城帶醫將發而訃者在馬首矣亟走哭已問侍疾者以公何言曰公臨逝神氣不亂首爲眷眷憂國之言次處置身後事末以宗講之或輟爲慮咄咄不已呼宗中少輩面面殷飭諄諄勸學引禮記君子正終男子不絶於婦人手等語叱退內眷命取水來澡潔手足正席而逝云噫平日其無定力而乃能如是乎嗚呼痛哉夫以公之雄文傑才又重之以內行之純備且有資地宜大昌顯丕食厥報而積困公車未成一第三喪其耦竟無血胤人事天理諒有不可諶者矣况其言議之峻潔見識之宏博倘使達而在朝其必有風采氣節之可觀假或窮而在野亦必有立言垂後可以不朽亦必有誘掖後進大見成效而枯落窮廬中身奄忽玆豈但爲門戶之不幸抑不可謂不係於世運也不佞之於

公爲同堂姪子而少二歲耳自騎竹至白紛蛩距互依心肝相照則知公之行之詳宜莫如我最而自惟知識蒙陋文字荒澁顧何能狀公文德之彷彿哉第念平日辱知既厚幽明之間圖所以不負於公者只此一事故忘其僭猥略述梗槩如右以俟立言君子採擇而發揮云爾

詩

帶諫銜時拜南原先塋家弟亦自咸悅任所來會諸宗咸集呼一絕以示 丙辰

祖先邱墓地昆季錦衣還合族同三世銜盃各盡歡

題江西日峨亭

曲池有小嶼蕭洒寄茅亭錢葉憐新碧虬枝愛晚青俗醇衎臥地訟簡鷄棲庭敢恨江州逐清涼荷 聖靈

隋城鄉舍隨時叙懷 七

壯日學書意激昂中年發軔事郎當爲親未免求升斗事 主徒羞逐隊行誤觸新文辜則大晚尋初賦計差良躬耕逮養今無地中夜枕邊淚自湧

隱隱一小軒欝欝三栢下嗒然終日坐借問何爲者

爛漫五種菊錯落閒庭翠雖無白衣酒時得花下醉

樹擁山下宅草沒門前路幽人高枕臥清風自北戶

富貴豈本分澹泊得天姿耿耿一片心歲晚獨自持

寂寞無一事閉門獨閒居生涯惟杞菊有時手自鋤

今日爲農漢昔年簪筆人褒衣曾未補皷腹愧堯民

秋景寓懷

柿林深處弊廬存有味晦藏六四坤詩就時時題錦葉睡來往往枕雲根

風涼木落山當戶菊熟香清客到門雨足今年年事稔稻魚閒說不錢論

鄉居

陋巷簞瓢樂亦存壺中況占一乾坤晚來痛掃因緣想靜處潛窮性命根
一束圖書安我室十年蹤跡謝君門躬耕逮養今無地涕泣山堂樂志論

奉別魚侍郎丈 有龍 赴燕賀至 二

文物未論掃地如山川猶是有周餘長城漫設嗤謀拙易水空流歎術疎
宇宙綱常養古廟衣裳雲錦儼遺墟深知晚暮心愈壯萬里聘觀可少攄
慨余籬歎念周京此義漫漫夜不明被髮伊川誰見怪蹈身東海謂非情
百年縱走充谿壑八字須堅拱極誠燕市古稱多俠骨公今去矣倘相逢

放吟 甲辰在通津時

事情良闊疎 上下多缺 山林川澤古無禁聖帝仁風藹煦嘘海舶魚梁今皆征
錐刀不遺剝闔廬侵漁已教充官廚誅求不堪饋吏胥何嘗饜飫小人腹

太牢朱門作苞苴世季民困一至此此語聞來曰噫於伊傳不作周呉沒
遜矣麟趾與關雎周官法度不復講虐取無制類耗蠹嗟余生晚丁不辰
撫念身心悼負初幼而學之壯欲行螢窓伏讀十年書我豈不食如匏瓜
自擬當世比楠棡上扶吾　君踊勛華下庇斯民蘇瘡痕世人好惡苦無
常歧路羊腸奈崎嶇椒蘭不芳蒙蘿香鴛覗蒲梢驂蹇驢隨光為陋斷蹄
潔唾棄西子寵嫫篠園鑿方枘固難入得處侯門為曳裾青冥欣見遠弋
鴻畏道愁逢彎弓羿湖海放浪乃分宜咫尺難攀白玉除深知犧牛義泥
龜誰道稻粱勝箬䟽仰天大笑出都門拂衣來尋滄海居先山松林廁畢
命不辭下澤觀螳螂琴床書几寂無事稻陂林園日躇躇窮居絕知群有
味怨怨無以消居諸平生奇絕此遊最鬱紆懷緒聊暫捷乘桴浮海本吾
願一笋萬頃忝所如無心飛翻逐為魚等閑來去學鷗鷺囊中沽酒錢不
乏隔浦漁村發甕儲篷底一醉亦好事葛巾卸下手自釃賤子於此興不

淺時或哦詩更攜拐豈謂海上無神仙却喜人間超跋涉黃塵回首神洲然擾擾泥淖憐鴨豬望裡島嶼亦復奇萬態千狀豈盡臚摩尼秀色入杯翠白雲山光從中湧或如君王坐武帳環侍才人列婕妤亦似巧匠斲碧玉幻出博山側芙蕖探詭搜勝意未已捨舟登岸杖藜踞巨鰲背屹然立道視神偏足趦趄波濤千古剎落來四面磥磥堆碎礫低頭側身入幽竇捫蘿攀磴陟彼岨枯松獨立看栖鶴老石蹲踞疑化狙山海兼觀得暢鶴自愧攜寫乏瓊琚此行豈徒爲矢魚爲滌煩襟俗累祛譬如六一醉翁意不在樽酒在環滁下山還復鼓櫂歌日暮潮漲猶盧徐相與枕股臥舟中狼籍盃盤殘肥腒風波頃刻不可恃命駕迴棹泊湖瀦歸來平地始無憂却笑紛紛吳儒衲記遊遍寄同舟人願把錦綉償菅蘧

退居示人

携書一束臥山中酒熟山中柿子紅含酒檢書吾事足天遊何地不宜通

冬夜風雪獨坐

風打紙窓雪打簾夜闌氣候漸寒嚴依盆殘菊皺將凍掛壁孤燈耿不炎
披卷手頻藏袖窄哦詩口慣呵毫尖窮山幽獨誰相慰膝擁寢衣坐捫髯

對鏡

都忘年半百猶有少年心對鏡驚衰謝却傷歲月深

梳頭

短髮不盈寸何須日日梳但嫌塵垢滿櫛去却淸疎

舍季昨赴大科會試夜坐待榜

丙君昨入殿庭試此日榜應掛天門棣蕚同榮眞好事夜深無寐聽人語

登拱北樓

榮名到手却搔頭去踏江湖六七州南覲計忙頻叱馬北懸忱切暫登樓
干霄聳出公山色劈地橫鋪錦水流先子是邦曾按節十年今日愴重遊

村居四時幽事三十二詠 四時各有八幽事

一撥寒雲闢叱牛春田在處種來牟老農野外相逢語積雪前冬諗有秋

叱牛種麥

杖揷春風戒小僮藥苗栽得滿園中嫩莖可愛花愈好多病奚徒藉爾功

課僮蒔藥

縱橫白水水田平蒻笠蓑衣帶雨耕秔稻滿筐隨手散林間布穀更催鳴

白水雨耕

四郊春晚草青青犂耙小休穀雨零午飯餉來同婦子濁醪還索瀉陶瓶

青郊午饁

濛濛時雨浥山阿柔蕨初肥出土多村女持筐歌采采鵑花共揷滿頭過

山阿采蕨

春水始生可釣漁海村知不遠山居呼兒剩覔青銅去弱柳貫來潑潑魚

海村市魚

桃紅李白侈山家雪梨丹茶更鬬姱分付蒼頭休洒掃庭除恐損落來花

花落未掃

仲蔚徑蒿任自荒濂翁庭草不嫌長靜觀天地生生理愛爾萋萋肯薙傷

草長自愛

滂沱千里雨知時高下龍鱗水滿陂頃刻四郊青色遍竹雞聲裡翠秧移

雨中移稻

當午田中汗自揮向曛不覺露沾衣柴門夜夜聞尨吠知有荷鋤月下歸

月下歸鋤

陰陰槐柳引風長堆積黃雲幾處場山北山南聲魄魄瓜菹麥酒勸澆膓

風場打麥

無事山屏畫景遲菜羹麥飯可免飢應知今日供朝食赤脚園中折露葵

露園折葵

芳園嘉木鬱成林山鳥窺人自好音裸體脫巾盤礡坐清陰不許虐炎侵

青林裸體

冽泉成碉水泠泠冰漿依然瀉玉瓶濯足清流塵垢去日新聖學想盤銘

冷澗濯足

高臥清風自北窗洒然還似濯西江此時便謂羲皇上彭澤千年與我雙

北窗微涼

燕語鳥啼近午天繁陰繞屋草芊芊幽居靜寂無塵雜山客猶酣石枕眠

午枕穩眠

霜落秋風百穀華豆粱黍稷與禾麻黃雲一色迷原野穰穰不知滿幾家

蔽野華實

霜脚縱橫木葉間紅黃錯雜共斑斕田家莫道貧無褐四面環圍錦繡山

四山組繡

棘籬疎敗擁衡茅蔓綴黃匏并白匏秋雨蕭蕭烟火晚女奴斷取入寒庖

荊籬掇匏

種豆南山理石田離離結子滿荒阡殘年飽喫惟須此仔細收藏備粥饘

石田穫豆

秋園珍果洽經霜橡栗朝朝拾滿筐虬珠錯落連仙棗樹樹離披纍纍長

樹樹霜果

滌場朋酒饗親賓年事粗豐慰小民納租充科餘有幾家家猶喜見禾囷

家家禾囷

不羞白髮照清樽只喜黃花出瓦盆田里逐臣君莫笑幽香願共晚年存

黃花泛樽

九秋霜葉爛堆紅闊步行吟積錦中片片拾來把玩久詩成輒寫付靑筒

紅葉寫詩

伏流聒聒響清氷雪纍前山玉幾層何處漁人持短鍬寒魚又出凍凌競

敲氷叉魚

風雪載途獨掩窓篆爐身擁發醪缸世間多少關心事永夜消磨忿卒降

擁爐開缸

名花異卉轉轉空雪砌青青但竹叢俗念年來都淨盡同居方識此君功

雪砌叢竹

三益許心肯爲名竹君菊友又梅兄暗香已欲排寒動索笑簷前寄老情

臘盆名梅

積雪千林凍樹披野田無粒百禽飢此間安得丹青手寫出寒鴉坐槁枝

凍樹飢鴉

暮鳥驚寒噪樹尖翩飛各自寄茅簷村童且莫張網捕射宿由來聖所嫌

寒簷宿鳥

小齋霜冷逼重衾山月皎然夜向深知有寒衣猶未受風吹時送數聲砧

山月暮砧

雲沈月黑政寒凝茆舍青熒照一燈村婦不眠勤夜績繂車轉處響登登

村燈夜績

赤小豆

山田種豆不爲萁結子秋成穫趂期素殼過鞭箇箇碎紅珠落地團團奇

滌煩功在庚三伏禳鬼術宜子半時恃粥殘年偏可口數包收取足充飢

大豆

田穀今年小有年家家束豆滿場邊鞭聲魄魄山南北斗實盈盈里後前

造醬甘居盤饌右製泡美在肉羹先早春百菜俱寥寂黃卷烹來口自涎

菉豆

蔓生田上作房長疎葉花如小豆黃菉粥偏宜多病胃青泡最爽午酣腸
綠珠盈斛嬌誰買氷縠浮鐺㷇未嘗性味比諸凡穀別收藏愛爾獨淸涼

蕎麥

紅玉森森簇似麻紛紜雪白有香花廉稜乍硬成房速顆粒差疎出米多
稀粥得嘗功發散精糕和蜜品柔嘉東俗喜餤蕎麥麵中州不托果如何

水荏

穗類香薷子類麻蜂窠藏得小蚕沙腰鎌少婦持青束扣斗老嫗撫黑痂
膏潤乾皮資匠手燈燃夜績利田家冬宵苦永耽看字更覺論功爾不些

脂麻

播晚夏牟方茂日收先秋谷未登塲華如旋葍形差小實比何烏蟣則長
炒粒助成諸羼美壓油調得庶羞香復聞一種胡麻在蒸曝定知服食良

吟哦句一作吹簫自

世事看流水功名付太虛竹林秋雨後溪閣午眠初意適仍長嘯詩成輒大書箇中忘日月安得便爲居

地無海錯與山銅萬竹繞村產邑中官閣鮮教人不俗公虖休歎肉常空含杯最愛侵疎影披衽無妨襲勁風長物花山惟有此爲言衙吏禁篇工

石溪水淨似磨銅環碧亭開活畫中脩竹千竿渾繞砌雕欄百尺逈臨空危棧斷續疑無路空閣蕭疎但有風幽境不須吟太苦詩情到此却難工

附 原韻 本題新寧任所敬次退溪先生及諸君子韻

無竹令人俗此言信不虛世緣都忘處溪閣一遊初詩得淸風助筆將灑露書南來無可友幸與此君居

遠佩花山墨綬銅日戢環碧小亭中竹全勁節三冬秀水滌浮埃一鑑空退老留詩增勝槩春翁有記綴遺風郢歌難和千秋後極盡吟哦句不工

縣衙無事綠生銅長日閒消嘯咏中擾擾機心臨水靜紛紛世慮倚欄空寒聲瑟瑟環階竹爽氣颼颼滿閣風仰誦退翁詩上語依然如出讀圖工

次竹泉韻贈萬凝金公遺孫

金谷三楹廟沁江萬古情乾坤羞志士日月炳先生苦膽誰云詐悲歌我獨行賢孫今邂逅不覺愴懷傾

附錄

家狀　不肖孤星燦

府君諱樂曾字有道慶州之鷄林人也曾祖諱載顯承政院都承旨遂菴權先生銘神道祖諱胤豪新寧縣監贈吏曹參判丈巖鄭相國銘幽窰考諱儞忠淸道觀察使陶菴李先生銘碣妣貞夫人羅州林氏義禁府都事諱世恭之女吏曹判書忠翼公諱墰之曾孫也府君以　肅宗癸酉九月

十五日生于阿峴自在髫齔端厚聰敏參判公奇愛之常置膝下課督勤嚴文詞早成九歲咏天之作膾炙人口十四委禽于李氏之門醮罷將改服至戶限見房內鋪設甚盛却立不進婦翁全城君問其故敬對曰鮮華奪目曾所未見故不敢入公欣然拊背曰儒素家子弟之言實愧余心亟命撤去只留略干物然後始入二十一中癸巳增廣司馬時觀察公亦闡大科父子同榜占大小科一世榮之丁酉遊泮宮與諸生疏辨郭萬績之奸時觀察公在言地并洪萬遇而痛斥竭論竟抵其罪辛丑羣凶當國一反 肅廟處分懲遡 君上敢爲追尊私親之論加以大嬪之號太學生尹公志述上疏爭之被極刑中外震駭無敢言者府君稟于觀察公曰吾東方所以得免於夷狄禽獸之歸者只賴此一邊之人力扶名義晦翳不虧故也況念吾家自先世每當國有大變輒有可觀之節判書府君抗節昏朝明母子大義知申府君亦扶 坤維之傾於己巳今若不言非但忝

先奈名義何公毅然曰士無其位而妄干時政父兄之所宜戒然彝倫所係爲章甫者何可怵禍而噤默以負　列聖朝培養之意府君遂率同志封章極言雖不報士論多之癸卯觀察公以丁酉疏坐謫于靈巖又移河東府君奉祖母李夫人母林夫人留居汾津墓下家徒四壁而菽水無缺配所千里而便价相續凡可以寬兩地離逖之憂者靡不用極一鄉人士感其誠孝多有出力而助之者乙巳觀察公宥還不久於朝遷除水府瀏營蓋公有鯁直之稱而時有緩暖之異故也府君隨侍焉定省之暇淨掃一室下帷讀書營邑之事一不接於耳目幕僚官屬咸敬重焉丁未秋觀察公以禮議將赴召時事忽變有朋比特罷之命惶恐不敢入城盡室歸水原庄舍府君弟郡守公自齋直迎拜于庄舍欲裁京書索紙筆府君篋中只有二兎筆公請其故府君笑曰果有所儲見大庭歸裝如洗不敢持來盡散與通引輩耳座客驚嘆一鄉傳誦戊申春丁觀察公憂庚戌服闋

辛亥爲兩老人醫藥還京第癸丑筮仕爲　寧陵參奉轉　明陵奉事典
牲署直長丙辰夏擢大科冬拜侍講院說書丁巳陞司諫院正言有宋昌
明柳經章姜杭俞彥徽等論啓多蒙開納移司憲府持平有宋成明論啓
承未安敎卽呈病親受由往覲于咸悅時兩老人俱在郡守公任所尋陳
疏乞養爲恩津縣監恩距咸半日程時奉二板輿往來兩邑湖人豔稱已
未又拜正言召還忤旨外補爲江西縣令居無何以恩縣事理對禁錮盖
嗛府君者以繡衣多發積年逋欠歸罪府君而譏啓也越四年壬戌丁兩
夫人艱秋搬下水庄作農以供朝夕之奠甲子服闋秋郡守公病患危篤
時大雨如注府君冒雨日夜往覲見其差復而還有濕瘴之漸矣府君於
不毁之年洊遭兩喪哀實過度兼以調養失宜積損天和痰患乘虛竟以
十月二十四日考終于麻山鄉舍享年五十二十二月葬于龍仁光敎山
先兆負壬之原嗚呼慟哉此府君生卒科宦始終也不肯得罪神理府君

易簀之日齒纔七歲稚昧無所知識於府君儀形猶未記憶其彷彿況萬一其踐歷哉惟壬寅疏事略見於王考碣文矣當尹公殉義之日禍色滔天氣不沮喪而耿耿孤忠尺疏叫閽凜乎風烈無愧尹公矣然以來八十餘載沒無稱焉他尙何說不肖當盪敗流離之際典型日遠文獻無徵則何能求幾泯之迹以爲永圖耶夫居家而孝在官而淸忠厚之性贍敏之文參聞于先輩長老之亟稱習知于閨闈慈姊之恒言撮其大要明白者錄以成狀嗚呼慟哉府君暮境奉九耋祖母篤患偏慈左右就養朝夕茶飯躬必執役調其寒暖而進之其有不安節憂形於色凝淚滿眶竭誠藥飮遑遑然如將不及家人感之無或少懈親之所欲雖甚難一意承奉以順適爲務李夫人晩悔堂之孫叔父打愚先生議政諸公俱以名德著世夫人生長法家貞淑端嚴於人少所許可而獨愛府君常曰未亡餘生年迫九十三從已絕了無悲苦者惟汝之孝況今科宦已成志物兼備榮養

至矣吾當含笑入地矣府君幼女病臥同室之人醉起觸屏而壓之遂不
救渾舍鴻洞府君獨言笑如常人或非之府君曰事涉無妄若見辭色彼
人姑舍其於慈氏何吾豈以一女之故重傷篤患之慈懷哉家人感服不
復言其在湖邑奉親祀享之節務極豐潔妻孥衣食纔給而已曰恐忝先
負　君也自奉甚薄而下記必優之曰忍以口腹剝吏也歸槖蕭然未旬
而家已告饑府君笑曰我若滿載而歸可堪幾日耶其在江西只以若干
物種封進兩老自餘不及一物曰我旣罰謫何敢循例養家眷乎及褫吏
以所餘千金來納府君却之曰在官不用歸家而受之耶吏累告府君叱
之曰歸補官儲吏出語人曰在昔有此乎嘖嘆而去白鍾城公至觀察公
淸白便成家法故擩染有素亦天性也接人以誠信爲務表裏之行不設
於須臾之間御下濟以寬嚴如傷之意不忍之心發於云爲衆皆悅服以
誠長者稱焉經傳史子無不博洽性理科程文字亦皆精到而擅名四六

世以經筵舘閣期之屢占解額晩得一第數月諫席戈矛鬪釁周年斗邑
蠱螢傳奸終不得少展蘊抱坎坷六歲而盪滌之命下於屬纊之際疾革
而無有省悠悠蒼天此何人斯嗚呼慟哉府君之配曰完山李氏金城君
諱混之女無子女再娶韓山李氏教官諱秀徵之女無子女三娶豐川任
氏通德郞諱思運之女有二女長適掌樂主簿洪疇泳次適士人李址
有烈行旌閭四娶德水張氏通德郞諱桓之女益山郡守諱善淹之孫平
安道觀察使德昌君諱紳之曾孫也有一男一女女適士人朴昌陽男星
燦郎不肖不肖娶校理李明煥之女有三男一女男猷遠圖遠文科權知
承文院副正字鳴遠女適朴來鼎側室男鍾遠洪疇泳三男一女男秉容
主簿秉寀縣監秉實女適郡守金履錫李址遜繼子寅斗二女長適具命
龍次適權濟大朴昌陽繼子建和猷遠二男二女男佑商（後改天商）佐商（後改玄商）
圖遠二男三女男老商夢商（後改一商）長女適兪鉉實鳴遠早埸繼子夢商朴

來鼎一男洪秉容一男二女男明燮尹綱烈李正信其壻也秉案一男一女男耆燮都事李志淵其壻也秉實繼子時燮金履錫四男二女男學淳進士可淳進士勉淳進士翊淳李寅溥趙漟其壻也李寅斗四男三女朴廷和二男二女佑商一男一女老商一男俞鉉實一男并幼內外曾玄孫摠五十餘人嗚呼古人有言狀先德猶繪素有一毫不似處便是別人不肖雖無狀亦三復斯言矣今以拙蕪之筆掇拾傳聞之語爲亡親永久之圖者固知無所逃罪然日迫崦嵫顧託無處今直以無文獻犯古戒爲揃并此所聞者而仍置不錄使先人遺蹟終歸泯滅則顧不爲不孝歟爲是之懼不揆僭越撰次如右以俟立言君子哀憐而裁擇焉

墓碣

永安府院君楓皐金祖淳撰

景廟辛丑羣凶竊國命倡追尊私親之論太學生尹公志述抗疏斥不可被刑而死中外震駴故補闕金公時進泮宮慨然率同志上章極論不報

剛者壯之嗚呼當是時人皆知言必無幸公以年少一布衣奮然叫閽踵已敗之轍犯不測之危豈區區較計者所能辦殆古所謂輕生重義者歟

公諱樂會字有道慶州人曾祖載顯承政院都承旨祖胤豪新寧縣監考偶忠清道觀察使妣羅州林氏義禁府都事世恭女公聰穎絕倫九歲而能咏詩驚人十四歲而爲全城君混女婿全城貴宗也旣醮公見室中供設甚盛心不怡卻立不肯前全城詢知之亟撤而後入其氷蘖之操自幼已然　肅宗癸巳中司馬丁酉與諸生疏辨郭萬績奸而時觀察公亦以言官并斥萬績及洪萬遇抵之罪及凶黨得志觀察公坐是謫靈巖公父子直聲士流皆推重之戊申丁觀察公憂癸丑除　寧陵參奉轉　明陵奉事典牲署直長丙辰夏擢第冬拜侍講院說書丁巳陞司諫院正言移司憲府持平尋陳疏乞養爲恩津縣監己未又拜正言召還忤旨補江西縣令無何爲嗛人所中以湖邑事追罷禁錮壬戌丁母祖母二艱服纔闋

公弟患痢公日夜往視之風雨不廢遂得濕瘇竟以甲子十月不起葬于龍仁光教山先兆負壬之原距生癸酉享年五十有二公初娶即全城女再娶韓山李氏教官秀徵女幷無育三娶豐川任氏通德郎思運女擧二女主簿洪曦泳士人李垙遂四娶德水張氏通德郎桓女擧一男星燦一女士人朴昌陽內外曾玄五十餘人公孝友廉潔得之天性祖母李夫人年近九耋母林夫人素患篤疾公時已衰暮然左右扶將未嘗暫離茶飯必躬執藥餌必親嘗或有不安節憂形於色凝淚滿眶李夫人嘗曰吾三從已絕而無悲苦懷者惟汝孝也觀察公之按湖西也公挾笈而隨溫凊之暇端坐讀書未嘗問營中事及還篋中只二禿筆他無所携語其弟曰不可以累我大人淸德其在邑奉親祀享務極豐潔自奉甚薄妻孥衣食纔給而已歸槖如洗未十日家已告匱自西歸吏以俸餘千緡追納公却之曰歸從新官聽用吏出門嘖舌而去初公之將繼尹而治疏也請于觀

察公曰家世敦節既今彝倫將斁兒豈忍狃生而視瘠乎觀察公欣然許之盖其扶植名義蹈禍不茚家法然也觀察公既累困不振官位不稱其德公又抱器坎壈中身而止兩世皆無所試展惜哉星燦氏以狀屬不佞者且十年而陸陸未遑今文成而其墓草已三宿矣悲夫其不及見也銘曰事親誠莅官淸早遊黌振直聲晚蜚英蔚華名中身傾時不亨報施嬴繁後生刻諸塋筆不頃

晚遯遺稿

昭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發行

非賣品

京畿道水原郡峰潭面馬霞里三三〇番地
編輯兼發行者 金學烈

京畿道水原郡水原邑本町二丁目三八番地
印刷者 徐廷烈

京畿道水原郡水原邑本町三丁目一九番地
印刷所 中央印刷所